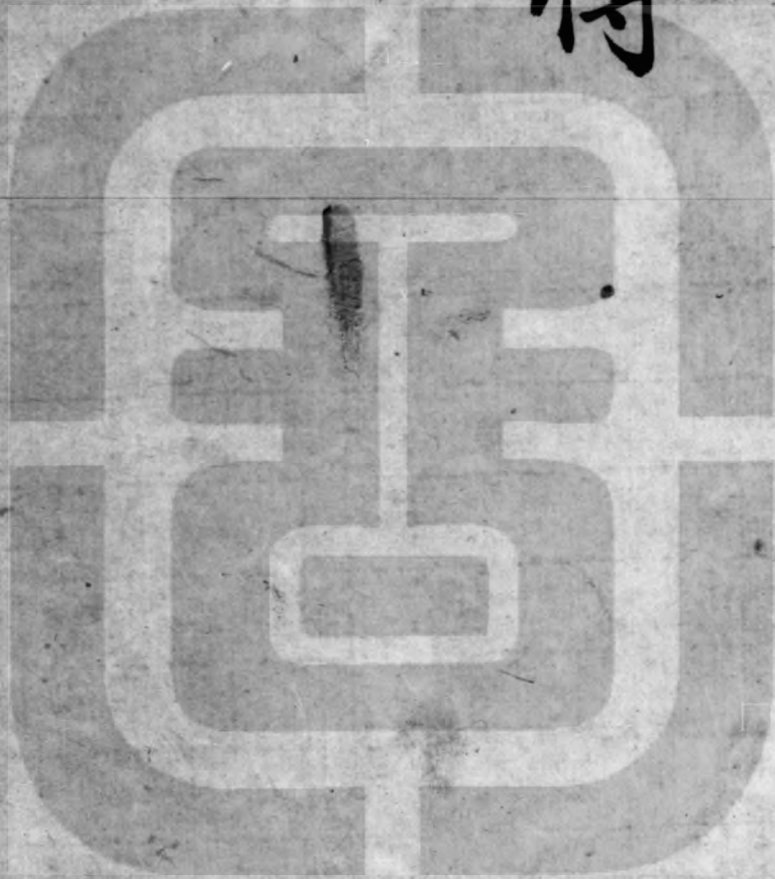


前漢書 十二

列傳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漢書八十一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承音證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

供資用師古曰庸作言賣功庸為人作役而受顧也元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

鼎來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

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耳字曰裴德登人之所自稱乎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匡說詩解人頤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也衡射策甲科已不應令除為

太常掌故師古曰投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今不應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曰止為掌故

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

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

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

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

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

宋以後有目孫字者矣

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呂外屬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

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師古曰言凡事不在也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

興說高曰將軍呂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眾庶論議令問

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師古曰令善問名休美也彼誠有所聞也師古曰呂其不能進賢也呂將軍

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師古曰仰望讀曰仰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

情呂不自知師古曰言高輕忽此事不自知其非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

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呂為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呂其

毛在內也今人則曰背毛為裘而棄其白蓋取厚而溫也衣音於既反

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呂求賢為務

傳曰呂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呂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

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學臣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呂無階朝

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恒牒不被超擢者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歛然

歸仁師古曰誠謂實行之也歛音翕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師古曰所有謂材藝所長

呂此顯示眾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

呂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呂政治得

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

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師古曰抵觸也比年大

赦師古曰比頻也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

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月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

保民者陳之呂德義示之呂好惡師古曰保養也陳施也孝經曰陳之呂德義而民莫遺其親示之呂好惡而民知禁故衡引呂

言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

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師古曰縱讀曰僻綱紀失序疏者

踰內師古曰疏者妻妾之家內者同姓骨肉也踰謂過越也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呂身

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歲赦謂每歲

此賦大意在法而無可
以施行之實要之
經學務習為主此
馬

一赦也錯置也音千故反臣愚曰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曰禮讓為國乎

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能曰禮讓治國則其事甚易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

禮恭讓則民不爭師古曰循順也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

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曰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

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

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

此其本也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恃害

好陷人於罪師古曰恃堅也謂酷害之心堅也恃音之豉反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

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師古曰非其天性白惡由上失於教化耳臣竊

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師古曰篤厚也

謂樂得淑女曰配君子憂師古曰詩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禮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也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師古曰詩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禮

汝禮禘肉袒也暴虎空手曰搏之也公鄭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太叔也狂也汝亦太叔也言曰莊公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快為之恐傷汝也

禮音但楊音錫字並從衣將音千羊反徂音女九反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

虎許諾及公薨皆從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死黃鳥詩所為作也祭之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師古曰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曰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曰自樂

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斐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太王躬仁邠國貴怨師古曰太死矣它人是愉故其俗皆吝嗇而積財也畜讀曰蓄與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曰我故戰

之祖即古公賈父也國於邠修德行義戎狄攻之欲得地與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曰我故戰殺入父子而居之予不忍也乃與其私屬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邠州是其地也言化太王之仁改其俗皆貴誠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

已師古曰上謂崇尚也今之偽薄恃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

說之也師古曰言非家家皆到人人勸說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

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

是曰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壽考且寧曰保我後生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做乃四方之中正也王則壽考且安曰此全守我

子孫也此成湯所曰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應劭曰鬼方遠方也今長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已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

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

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禋有已相盪李奇曰禋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禋謂陰陽氣相浸漸已

成災祥者也音子鳩反善惡有已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

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鄧展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晦謂日蝕也師古曰晦與暗同水旱之災

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

多民所共者大師古曰共讀日供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

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

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

欣欣人自曰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

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

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師古曰昭亦明也覽六藝之意察上

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已崇至仁臣失俗易民視師古曰

易變也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遵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

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師古曰說讀曰悅遷衡為光

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

見人人自曰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

子師古曰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

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

而衰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已養其心休烈盛

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是已上天歆享

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

下臨其朝廷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

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不揚先帝之盛

此賡云衡為少傅時
年乃遷光祿勳時
建昭元年也則上此
疏正在初元三四年間

功師古曰丕大也不字或作本言修其本業而顯揚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師古曰更改也所更或

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音扶目反是已羣下更相是非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吏民無所

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願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願

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已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

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

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已贊天地之化師古曰贊明也治性之道必審已之

所有餘而強其所以不足師古曰強勉也音其兩反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

見者戒於雍蔽師古曰雍讀曰雍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

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讀曰沈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

已之所當戒而齊之已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

周而望進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唯陛下戒所已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

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師古曰關雎美后妃之德而為國風之首禮本冠婚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

者禮之本也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

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師古曰梱與闔同謂門楹也音苦本反故

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嫡其下並同禮之於內也卑不踰

尊新不先故師古曰踰與踰同所已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

子冠乎作禮之用醴師古曰作主階也醴甘酒也貴於衆酒象于不得與列所已貴正體而

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

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得其序則

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師古曰如若也則佞巧之姦因

時而動已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已私恩害公義

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已四方克定

厥家師古曰周頌栢之詩也言欲治四方者先當能定其家從內及外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象也衡為少

傳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曰對師古曰傳讀言多法

義上曰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

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

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

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師古曰慎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

也論語稱孔子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故衡引之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又當

加意詩云焯焯在疚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焯焯憂貌也疾病也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

平也蓋所曰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師古曰就成也臣又聞之師曰妃

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也后夫

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曰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師古曰侔等也故

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也窈窕幽閒也仇匹也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

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服虔曰不見色於容儀也師古曰介繫也言不曰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者宴私之意不

形乎動靜師古曰形見也夫然後可曰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

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

得失盛衰之效曰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師古曰無德之人雖有技

能則斥遠之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師古曰樂音五教反臣衡材駑無曰

輔相善義宣揚德音師古曰相助也臣聞六經者聖人所曰統天地之心著

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使不悖於其本性者

也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

而育此永不易之道也師古曰易變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

其意師古曰究盡也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

有節文曰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

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師古曰嚴讀曰儼嘉惠和說饗下之顏

上下勸經學

統天地之心真深美

古下威儀之類

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饗宴饗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

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曰臨其民是曰其民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則法也象似也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抑之詩諸侯正

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曰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視讀曰示又觀

曰禮樂饗醴迺歸師古曰觀亦視也饗醴曰醴酒饗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

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曰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

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師古曰休美也曰立基楨天下幸

其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

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良顯不敢失其

意至成帝初即位衡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

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執

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曰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

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

傾覆之徒師古曰著名也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

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曰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

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

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朕甚閔焉方下有

司問狀師古曰問司隸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師古曰燭照也

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

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師古曰上尊解在薛廣德傳衡起視事上曰新即位

衰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

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曰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

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師古曰逆取曰篡事發覺衡

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

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

文穎曰屬臨淮郡

鄉本田隄封三千一百頃

師古曰

封舉其封界內之總數

南呂閩佰為界

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

初元元年郡圖誤呂

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

蘇林曰平陵佰在閩佰南誤十餘歲衡乃始封此鄉

臨淮郡遂封真

平陵佰呂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廼定國界上計簿更定

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

師古曰所親素所親任者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

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

曰賜呂為舉計令郡實之

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故從平陵佰以為定實

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

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

師古曰顧念也

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

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呂平陵佰為界不足

故而呂閩佰為界解何

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

郡即復呂四百

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

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呂上

師古曰十金呂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呂上一匹呂上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呂壹統尊法

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

制專地盜土呂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

師古曰猥曲也

附下罔上擅呂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

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白

師古曰左馮翊縣名也音董酌

禹為兒數

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

師古曰至其人之前而觀之喜音許吏反

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

意

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

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

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

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

有師法可試事

師古曰試以職事也

奏復罷歸故官

師古曰復謂不下也

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

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已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已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師古曰鄉讀曰嚮而禹與鳳竝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已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已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謂師傅故舊之恩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有毀短之言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已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師古曰侍醫侍天子之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已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廼聽許賜安車駟馬黃

金百斤罷就第已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

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

財師古曰殖生也家已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漑灌極膏

腴上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

堂理絲竹筦弦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師古曰筦亦管字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

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

多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性和樂而簡易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

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

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師古曰極樂盡其歡樂之情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

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引延賓者也坐音才附反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

對師古曰一豆之肉一卮行酒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服虔曰各自為得宜

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置亭處之地為冢塋

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呂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宅所由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孔子稱賜愛其

羊我愛其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宜更賜禹宅地根雖為

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呂肥牛亭地賜禹根

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已起

居間師古曰謂其食飲寢卧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

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

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感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

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

家居呂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讀曰豫永始元

延之閒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

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亦有呂明見廼車駕至禹弟辟左

右師古曰辟讀曰闕親問禹曰天變因用支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

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閒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

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

曰子不語怪力亂仁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之事

道及天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呂善應之與下同其福

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呂經術斷之上雅

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著

服虔曰露筮易著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著草名筮者所用也音式夷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

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諡曰節

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師古曰寢漸也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師古曰鯉字伯魚先言其字者孔氏自為譜

諱示尊其先也下皆類此鯉生子思伋師古曰伋音級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

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

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

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治尚書為武帝博士

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

宣帝時為太中大夫呂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

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曰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

褒成君如淳曰為帝師敕令成就故曰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各數千

長安師古曰名數戶籍也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執常稱爵位泰過何德曰堪之

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

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廼弗用曰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

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曰列侯禮諡曰烈君

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

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

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師古曰不合謂不合天子意也虹沛之縣也音貢自免歸教授成帝

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振贍流民奉使稱

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二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

事呂久次補諸侯太傅光呂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

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師古曰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有詔光周

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呂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

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

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

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呂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望天子之旨意也

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呂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師古曰言已繕事書

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光嘿不應更答呂它語

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呂經行自著進官蚤成師古曰蚤古早字不結

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師古曰言呂名父之子學宦早成不須黨援也徒

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回

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

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

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

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

誰宜為嗣者方進根呂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

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

呂為禮立嗣曰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呂尚書般庚殷之

及王為比師古曰兄終弟及也比音必寐反中山王宜為嗣上呂禮兄弟不相入廟又

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呂議不中意左遷廷尉

師古曰中當也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

長小妻廼始等六人皆呂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

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師古曰翟方進及何武呂為令犯法者各呂法時律令論

之師古曰此其引令條之文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明有所訖也師古曰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為

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弃去於法無已解師古曰解免也

請論光議曰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欲懲後

犯法者也師古曰懲創止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

大逆之法而弃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曰為長妻論殺之

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紅

陽侯師古曰廉褒朱博坐與淳于長王立交厚也皆免為庶人曰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

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

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之書贊者書贊辭於策也上暴崩

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

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

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

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

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

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

議曰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

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師古曰復讀曰復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

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師古曰不得依正道之道頃之太

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

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

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

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曰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

故至今未有所改師古曰舊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臣請歸遷故郡曰銷姦黨應天戒

卒不得遣復為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

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日子貴宜立尊號呂厚孝道唯師

丹與光持不可蘇林曰執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傅太后猗

違者連歲如淳曰不決事之言也師古曰猗違猶依違耳猗音於奇反丹呂罪免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

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由是

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

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師古曰共讀曰恭輔朕之不逮呂治

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

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師古曰章明也君前為御史大夫輔

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

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頻也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

流離道路呂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師古曰曠空也姦軌放縱盜賊並起

或攻官寺殺長吏數呂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為師古曰言盜賊

不能為害是呂羣卿大夫咸情哉莫呂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

百僚之任上無呂臣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

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謬之辭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呂天官私非其材於虜師古曰於讀曰

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它過使者奉策書即時步出府乘棧車歸田里光退閭

里杜門自守師古曰杜塞也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

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閒

閱三相師古曰閱猶歷也議者皆呂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

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

光對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

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羞進也

皇大也極中也如貌言視聽思失師古曰如若也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

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眇側匿

孟康曰眇行疾也側匿行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氣也音廢歲之朝

遲也師古曰眇音吐了反曰三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

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

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也假至也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

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故災異數見且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且

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傲欺誣者其罰必至詩曰敬

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且承受天命甚難又曰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

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師古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

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救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

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壹之貌介謂一介之人援音爰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

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

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言既受天命宜正其德言正德且順天也

又曰天棊諶辭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棊輔也諶誠也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

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師古曰孳孳不怠也孳音茲俗之所

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師古曰祈禱福也禳除禍也較然甚明無可

疑惑師古曰較明貌也音角書奏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

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且朽

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卒終也幸免罪誅全係首領今

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載師古曰

老也讀與耄同今書本有作截字者俗寫誤也誠恐一旦顛仆無且報稱師古曰稱副也竊見國家故事尚

書且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踔高遠也音竹角反尚書僕射敞

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且舉故為東平太守敞

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師古曰王嘉也御史大夫

此曉云細尋莽莽傳前
元氣和以非老為之
莽莽不能得之於元后
也論者之受賜易方相
古雷曰以助成莽之聲
勢長何面目見先聖
莽

心雖已莽三即真王
舜劉款未苦不肉懼
雖不悅也而况殊
夫之於此即其懼
少解免輸人宗社之
武

忽及此者諸公皆起
寧以能乃幸也

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復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廼知光
前免非其罪已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傅嘉曰前為侍中毀譖仁
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師古曰艾讀曰又嘉傾覆巧偽挾姦呂罔
上崇黨已蔽朝傷善已肆意師古曰肆極也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解在車千秋傳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
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呂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
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
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已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
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已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文書之藁草也風讀曰諷次下亦同
匡皆莫不誅傷師古曰匡音崖皆音漬匡又音五懈反昔又音什懈反解具在杜欽傳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
所出上書乞骸骨莽曰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
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師古曰省視也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
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
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
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師古曰道讀曰導今年耆有疾
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已闕焉師古曰艾讀曰又書曰無遺耆老師古曰周
書召誥之辭也言不遺老成之人也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
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以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黃門令為
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具有十七種物然後歸
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光凡為御史大
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
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
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師古曰幾讀曰

蓋於元始天祐之也
則改爲莽臣與王
莽病憐心死耳

冀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
白太后使九卿策贈曰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
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
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曰乘輿輻輳及副
各一乘師古曰輻輳車及副各一乘也輻輳解曰在霍光傳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
兩道路皆舉音曰過喪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舉音哭頓過廼止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
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諡曰簡烈侯初光曰丞相封後益
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弟子放
嗣莽篡位後呂光兄子永爲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
人始光父霸呂初元元年爲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
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呂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
焉故霸還長子福各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

此曉云官占平日晏
事莽尤信之財者

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爲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
更封爲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曰射策甲科爲郎遷楚長
史免官後爲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絮遷廷尉平青州刺
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爲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爲
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爲太師薨宮復代光爲太師兼司徒官初宮
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諡及元始中王莽發傳
太后陵徙歸定陶呂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爲莽所厚獨不及內
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曰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
扶德侯上書言前呂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諡曰婦人呂夫爵
尊爲號諡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
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違辟讀曰僻呂惑誤上爲臣不忠當伏

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師古曰洒音先禮反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

四輔出備三公爵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

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

皆曰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

無曰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

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曰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孟康曰曰宮上書不文過為信不奪其爵

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曰侯就弟王莽

篡位曰宮為太子師卒官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曰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

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曰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

孟康曰方領逢掖之衣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釀及薦藉道其竟博重厚也醞音於問反藉音才夜反然皆持

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曰古人之迹見繩身能勝其任乎如淳曰迹謂既明且

哲也繩謂打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直道曰事人也烏何也押音普耕反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漢書八十二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曰

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為太子

中庶子曰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曰分異母諸弟身無

所受居喪哀慼於是大臣薦商行可曰厲羣臣義足曰厚風俗宜

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元帝時至右將軍光

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師古曰共讀曰恭幾音鉅依反商為外戚重臣

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師古曰佑助也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

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

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

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躪也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

及古

師古曰蹂踐也躪躪也

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

公卿議大將軍鳳呂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

城呂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

冒城郭師古曰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

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師古曰訛偽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上迺

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

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

尊任之為人多質有威重師古曰多質言不為文飾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

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丞相商坐未央廷

中單于前拜謁商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廷中過也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

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

楊彤為琅邪太守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

如淳曰部屬猶差次差次其屬今治之鳳呂曉商師古曰告語也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為彤素善吏

宜呂為後師古曰且勿按問也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呂是怨商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呂為暗昧之過

不足呂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

呂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呂病對不入及商呂閨門事見考

自知為鳳所中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反惶怖更欲內女為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

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

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文穎曰令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師古曰文說是也下音胡稼反左將軍丹等問

匡師古曰史丹也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師古曰意欲所行必果之

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人罪師古曰票疾也微謂私求之也票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欲呂立威天

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傳通及女弟淫亂師古曰傅謂傅婢也

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章下有司商私怨師古曰怨音直類反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呂示丹丹惡其父子

乖迕師古曰迕逆也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呂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

不親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

呂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詭

也執左道呂亂政師古曰左道僻左之道謂不正誣罔也師古曰誣罔也音布內反大臣節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故應是而日

蝕周書曰呂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誣罔也音布內反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蘇林曰日

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無咎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辭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

織介怨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憂師古曰卒終也愁古惕字今

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寵至也帝凡三主身位三公宗族為列侯

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

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意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

欲有秦國即求好女呂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

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

興幾遭呂霍之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呂內女其姦

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呂為即得雒陽劇孟

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貨鉅萬計私奴呂千數非特劇

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師古曰訐告斥

其罪也音居謂反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

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

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餗鼎實也謂所亨之物也其足則覆喪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呂厚刑臣愚呂為聖主富於

春秋即位呂來未有懲姦之威加呂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

討不忠呂遏未然師古曰遏止也未然謂未有其事恐將然也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

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

師不遵法度呂翼國家師古曰翼助也而回辟下媚呂進其私師古曰回袞也辟讀曰僻執左

道呂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

曰下指指因孝使行
穿納不孝此事固于國
以陳雅知其性不飲為
解也

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石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

制曰弗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呂德輔翼國家典領

百寮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

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

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呂自

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

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

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

得畱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

爵為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

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顯權蔽主鳳竟呂法

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誅不附已者樂昌侯

安見被呂罪自殺國除師古曰被加也音反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

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曾玄皆呂外

屬舊恩封曾為將陵侯玄平臺侯高侍中貴幸呂發舉反者大司

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

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

馬黃金罷就弟薨諡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丹呂父高任為中

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立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

上呂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

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

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畱好音樂孟康曰畱意於音樂或置鼙鼓殿

下師古曰鞞本騎上之鼓音步迷反天子自臨軒檻上噴銅丸師古曰檻軒關版也噴下也擿鼓師古曰擿投也噴音類

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

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師古曰敏速疾也溫厚也溫故厚習故事也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

於絲竹鼓鞞之閒則是陳惠李微高於臣衡可相國也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

李微是時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也於是上嘿然而咲師古曰咲古笑字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

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大師古曰同處同養臣至於壯大上望見太

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

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曰責謂丹師古曰謂者告語也丹免冠謝

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臣感損何者太子當進見臣竊

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罪迺在臣當死上曰為然意迺解

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前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

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數問

尚書曰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

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丹曰親密臣得侍視

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呂青規地曰青蒲自非

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呂蒲青為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涕泣言曰皇太子曰適長立積十餘年師古曰適

讀曰嫡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託為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

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臣願先賜死臣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

臣下必臣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臣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

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

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

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焉也丹即却頓首曰愚

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却退也離青蒲上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師古曰寢

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師古曰道讀曰導。丹噓唏而起。師古曰噓音虛。

既反。太子由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

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

軍丹往時導朕，曰忠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

東海，郊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如淳曰：聚字喻反，聚邑居也。丹為人足知愷弟愛人。師古曰：豈

樂也。弟易也。言有貌若儻蕩不備，疎誕無忌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

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曰舊

恩，數見褒賞。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賞賜累千金，僮奴曰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

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

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曰：官

職之事久留，將軍使弱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

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曰：輔不衰，丹歸第數月

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曰丹任，並為侍中。諸曹親

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

廼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傳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

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曰

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

聽莽退眾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淳曰：俱傅太后從父弟也。而

女為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曰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

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師古曰：與讀曰豫。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

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

曰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

黎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曰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

氏賢子曰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

社稷之衛魯曰季友治亂師古曰謂于氏亡則魯不且曰楚曰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

魏曰無忌折衝師古曰信陵君項曰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

國不曰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師古曰

曰已解在上也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曰閒廉頗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

將廉頗固壁不戰秦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害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信之因曰括為將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數十萬之眾降秦秦皆悅之漢散萬金曰

疏亞父師古曰事在陳平傳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

亦如之晉灼曰用喜於陛下有光明而傅氏之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廼徙師丹為大

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

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

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曰感動喜喜終不順後

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臣朕不逮而本朝

大臣遂其姦心師古曰遂成也申也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傅太后

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

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應劭曰攷弃教令毀其族類虧損德化罪惡雖在

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

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

下十何校身以孤主馬下句 妾性端慤論議忠直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反

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曰故斥逐就國

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曰喻有節操之人也其還喜長

安曰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

懼後復遣就國曰壽終莽賜諡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史不皆師古曰三王謂即成侯及商鳳三家也

黎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曰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

氏賢子曰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

社稷之衛魯曰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子氏亡則魯不曰楚曰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

魏曰無忌折衝師古曰信陵君項曰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

國不曰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師古曰

曰已解在上也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曰閒廉頗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

將廉頗固壁不戰秦迺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心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信之因曰括為將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數十萬之眾降秦秦皆悅之漢散萬金曰

疏亞父師古曰事在陳平傳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晉灼曰用喜於陛下有光明而傅氏之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迺徙師丹為大

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

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

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曰感動喜喜終不順後

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臣朕不逮而本朝

大臣遂其姦心師古曰遂成也申也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傅太后

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

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應劭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類虧損德化罪惡雖在

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

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

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反

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曰故斥逐就國

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曰喻有節操之人也其還喜長

安曰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

懼後復遣就國曰壽終莽賜諡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史不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師古曰三王謂即成侯及商鳳三家也皆

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師古曰言陽平之王多無善人也

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執尤盛曠貴最久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居非其位是為曠官故云曠貴然至

於莽亦已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已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

相繼高已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師古曰

曰道讀曰導雖宿儒達士無已加焉及其歷房闈入卧內推至誠犯顏

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

貞之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曰無言不讎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周之賞哀

平際會禍福速哉無德不報故贊引之已喻丹也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漢書八十二

辭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漢書八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辭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師古曰贛音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史後已

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師古曰斗食者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琅邪太

守趙貢行縣師古曰行音下見宣甚說其能師古曰說從宣歷行屬縣師古

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師古曰趙貢察舉宣故州刺史舉茂材為宛句

令師古曰樂浪屬幽州故為刺史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

有名已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

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

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稱文允執聖道

刑罰惟中師古曰允信也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師古曰疑是臣下未

及古

此語云不易討矣
勅曰憲而宜懷之風
之意思報以評判
在舉錯短者若如
氣方處之若兩之
在職任而德實為
之大者罪在右社
欽先也

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

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

舉錯各已其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故至開私門聽讒佞

巨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師古曰言求備於人郡縣相迫促亦

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關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

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音郎到反來音郎代反夫人道不

通則陰陽否隔師古曰否閉也音皮鄙反高與隔同和氣不與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

失德乾餱已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解在元紀餱音侯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

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救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

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

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舉也白黑猶言清濁也繇是知名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出為

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師古曰廢亂者政教不行也上徙宣為

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

始高陵令陽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

案不能竟師古曰雖每案驗之不能窮竟其事及宣視事請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

甚備已而陰求其罪滅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

手自牒書條其姦滅師古曰牒書謂書於簡牒也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

已為疑於主守盜孟康曰法有主守盜斷官錢自入已也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

相暴章師古曰依當時律條滅直十金則至重罪故密已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

眉於後師古曰伸眉言無憂也且令自去職不廢其後更為官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師古

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

令游自己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

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已上師古曰適讀曰適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

曰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謂考問使知清白也宣恐其誹諍即欲驗治之而宣辭語

非法師古曰言欲取錢財 賣買聽任富吏買數不可知 讀曰買 證驗師古曰買

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師古曰游本因薦舉得官 故使掾

平鑄令如淳曰平鑄激切使之自知過也音灼曰王常 孔子曰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答冉有 令詳思之方調

守師古曰言欲選人 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

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

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師古曰辟 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

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宜師古曰孟公綽 即令奏賞與恭換縣師

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師古曰孟公綽 宣因移書勞免之曰昔孟

故或曰德顯或曰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憫也蘇林

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

願勉所職卒功業師古曰卒終也 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

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

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

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師古曰愛人 池陽令

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

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

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賂而立不

知殺身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府決曹掾書立之柩曰

顯其魂師古曰 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師古

人道尚通日至吏已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曰繇與 曹雖有公職事家

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夫相樂應劭曰

唐入賜不魂及第

非此

漢游射印考考

蕭何曰學林云此信直

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壹关字象壹矢因曰壹矢此說非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壹关謂一為歡关耳关古笑字也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

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師古曰有智思也音先寺反

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省視也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

師古曰利便也省減也便於用而減於費也省音所領反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為少府共振職辦師古曰共

讀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

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師古曰工官也曠空也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

官人師古曰虞書臯陶臯之言也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也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

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已充其缺得

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敦王功

不興師古曰墮毀也敦壞也墮音火規反敦音丁固反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

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子輦轂之下不吐

剛茹柔師古曰大雅蒸人之詩云惟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言其平正也茹食也音人庶反舉錯時當師古曰言其合時而出當理也當音丁浪反

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修理

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

文穎曰減三輔之賦什九也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已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左內史之地故云然宣考績功課簡

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所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所宣考績功課簡

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一日明也兩府丞相御史府也不敢過稱已奸欺誣之臯師古曰過稱謂論其實而妄稱舉之也奸犯也

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

足曰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節儉

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行清絜減退膳食率從公道也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

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

神考察上然之遂曰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

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為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吏亦

有能名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辭侯故

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

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

克上廼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臣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

帥鄭躬師古曰渠大也降者數千人廼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歛

臣趨辦師古曰不成太后宣帝王皇其後上聞之臣過丞相御史遂册免

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

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師古曰比類也登成也年穀不成百姓飢饉

流離道路疾疫死者臣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

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廼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

之數臣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為郡師古曰鬲與隔同幾音鉅依反

輔賦歛無度酷吏並緣為姦師古曰並音步浪反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

得事實之意九卿臣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

師古曰謾誰也音慢又音莫千反繇讀與由同有司法君領職解媢師古曰法謂據法臣勿也解讀曰懈媢與慢同開謾欺之路

傷薄風化無臣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

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

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

法練國制度師古曰練猶熟也言其詳熟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

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

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修明至南陽太

守修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修居官

宣為丞相時修為臨菑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去官持

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師古曰駁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修遂

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

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臣不忠孝免不宜

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賊客楊明欲令

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會司隸缺況恐咸為之遂令明

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眾等奏況朝

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救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臣

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

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

道人眾中欲巨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師古曰鬲與桀黠無所畏忌

萬眾謹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

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

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上浸之源不可長也

師古曰浸近也言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浸况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孟康曰手

使人行傷皆大不敬明當巨重論及况皆弃市廷尉直巨為律曰鬪

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巨詆欺

成罪師古曰詆毀傳曰遇人不巨義而見痕者與瘠人之罪鈞惡不直

也應劭曰巨杖手歐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瘠者律謂瘠瘠

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師古曰言咸為修况巨故傷咸計謀已定

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師古曰趣非巨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

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

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今巨

况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師古曰

原况巨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師古曰賊傷人不直師古曰巨其身有爵級故况與謀者皆爵減六元為城旦師古曰巨其身有爵級故

同集也其本也合也况與謀者皆爵減六元為城旦師古曰巨其身有爵級故

同謀之人皆從此科

上曰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曰中丞議是自將軍曰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况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音尤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為生之具也解在平紀觀視園菜終不問惠曰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宣笑曰吏道曰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眾人傳稱曰宣言為然初宣後封為侯時妻死而敬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况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

出言非莽而况與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况發揚其罪使

使者曰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

室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且嫂何與取妹披扶其闔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為嫂披發也

扶挑也與讀曰豫豫干也言此事不干於嫂也扶音一穴反挑音它凋反使者迫守主師古曰守而逼之遂飲藥死况梟首於

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年捕搏

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師古曰伉健也音口浪反隨從士大夫

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曰公

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曰太常掾察廉

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辦

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閒步

至廷尉中師古曰去吏白解職也閒步謂步行而伺間隙曰去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為醫

此條中

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師古曰

曰謂被掠答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曰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帝

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

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巨高弟入為長安令

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及為刺史行

部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畱此縣

錄見諸自言者事畢迺發欲巨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師古曰趣讀曰

促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

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師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

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刺史所止理事處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

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

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

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

齊部舒緩養名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巨養名聲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

師古曰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書言病也曰曰病而移居也博問其故對言惶恐師古曰言懼新太守之威故事二千石新

到輒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職博奮髯抵几曰師古曰髯頰毛也抵擊也音紙觀齊兒

欲巨此為俗邪迺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

教置之師古曰皆新補置巨代移病者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

門下掾贛遂者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緩博出教主簿師古曰此教

告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迺止又敕功曹官屬多

褻衣大裕師古曰裕音紹謂大袴也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

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

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巨從事耳亡

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師古曰言不能用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

此略云此莊令齊俗
尤宜此小使吏烏能
利吏術策列

此略云此莊令齊俗
尤宜此小使吏烏能
利吏術策列

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

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曰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縣有劇賊及

它非常博輒移書曰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

罰輒行師古曰稱副也曰是豪強慙服師古曰慙音之港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

中皆不得師古曰於縣廷之中報仇殺人而其賊亡捕不得也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

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

迺見丞掾曰曰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

師古曰與讀皆曰豫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師古曰隱度其言口授之占音之聽反府告姑幕令丞

言賊發不得有書師古曰言已得縣之文書如此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

律令師古曰游徼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閒

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閱詣府師古曰伐功勞也關所經

也師古曰部掾所部之掾也其操持下皆此類也曰

高弟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姝不及辭宣

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仁愛而不能便利於人然亦縱舍時有

大貸師古曰縱放也舍置也貸謂寬假於下也音吐戴反下吏曰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師古曰姓尚方名禁

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

知曰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師古曰瘢創痕也音盤痕音胡恩反博辟左右問禁師古曰辟讀曰

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師古曰言其得被斫之情狀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

固時有是師古曰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馮翊欲洒卿恥拔拭用禁師古曰拔拭摩也洒音先禮反拔音文粉反能

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師古曰言盡死力也博因救禁毋得泄語有便

宜輒記言師古曰不令泄救拭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為書記曰言於博因親信之曰為耳目禁晨夜發起

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

閣數責曰禁等事與筆札便自記積受取一錢曰上無得有所匿

師古曰積累前受取之事欺謾半言斷頭矣師古曰謾誰也音慢又音莫連反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

謂問府左右皆不欲言
世把其宿負使三功
自毀為已用也

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呂實迺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
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師古曰蹉音千何反博遂成就

之師古曰言進達也遷為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為太守先是南蠻若

兒數為寇盜師古曰若兒其豪長之名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師古曰開音居覓反郡

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

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

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

呂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聽也剽音頻妙反三尺律令人事出其

中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

呂問廷尉得諸君覆意之如淳曰但欲用意覆之不近法律事故也師古曰覆音芳日反正監呂為博苟強

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

十中八九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

到輒出奇譎如此曰明示下為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

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

呂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

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

司馬呂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

言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立此議而奏之也約少也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

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音扶問反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

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呂久廢而不治也宜

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呂考功效其後上呂問師安

昌侯張禹禹呂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

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

軍官呂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百備三公官焉議者多曰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
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
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
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史言此
者皆御史大夫
之職當
休廢也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錄時
務師古曰錄
讀與由同高皇帝曰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
典正法度曰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
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
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
所曰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師古
曰更
經也首
丁衡反權輕非所曰重國政也臣愚曰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
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曰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哀帝從之迺更

此職云罷刺史而置
州牧云漢遂以此非
宿功致陵夷也子元
職是考合後書百
言志洋中劉昭碑記

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曰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將
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
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
古選諸侯賢者曰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師古曰虞書
舜典之辭也所曰廣聰明
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
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曰卑臨尊
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
史更置州牧曰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
至德溥大宇內萬里師古曰溥
與博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
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
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功自
勸勉而立功也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
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曰高弟補其中材則苟自

此語云子元性更趨
京兆尹扶風之亞少
而典蕭陳陸交蔡
用者侯未有不致
敗者况任逾其量
乎

此語云子元性更趨
京兆尹扶風之亞少
而典蕭陳陸交蔡
用者侯未有不致
敗者况任逾其量
乎

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師古曰陵夷漸廢替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奏可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
不過三椀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
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已帶之
其趨事待士如是博曰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
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博喜為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
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博喜亦太后從弟調諛欲順指會博新
徵用為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曰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師古曰繇讀與
博代為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
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為
庶人曰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
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博太后

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師古曰風讀曰風博受詔與
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博曰已許孔
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
博惡獨斥奏喜曰故大司空范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師古曰汎音凡
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
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博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
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
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曰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
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百察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
事更三赦師古曰詔已罷官事又經三赦也更音工衡反博執左道虧損上恩曰結信貴戚背君
鄉臣師古曰鄉讀曰鄉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玄知
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

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

博士議郎議右將軍矯望等四十四人師古曰矯音矯呂為如宣等言可許

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呂為春秋之義姦呂事君常刑不舍師古曰舍置也

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顯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

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師古曰僑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

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不然歸必死矣晉人執文子于荅丘事在成十六年今晏放命圯

族干亂朝政要大臣呂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階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言之章也職主也階者

基之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二等削晏戶四分之一

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呂御史為丞相

封陽鄉侯立呂少府為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

鍾聲語在五行志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呂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史師

及居大位呂可察失名師古曰呂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

已亡可言師古曰言其事行不足可道也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鄧展曰假音休假借

音呂物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師古曰更改也復附下傳稱順孔鄉師古曰稱副也副其所求而順其意孔子曰

也稱音反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鳩師古曰仰藥謂仰頭而飲藥也孔子曰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師古曰論語云子疾病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

此曉之積以且隱如
至風之陷王有慶
為野王是也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漢書八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為

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

及事師古曰頓讀曰鈍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

能所宜師古曰言從何術藝可自達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且經

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

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且給方

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且

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師古曰常宜學雖在前而名譽不及方進心害其

能論議不右方進師古曰毀短也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

能論議不右方進師古曰毀短也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

及古制

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

進之宗讓已師古曰宗尊也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

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

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師古曰刺史歲盡輒奏事京師也遷為丞相司

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

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曰贖

論師古曰當祭泰時時行事有關失罪合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時嘗有

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師古曰言此者冀尚書忘已之事不奏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

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師古曰解讀曰

懈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又暴揚尚

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師古曰既

又言遲疾無所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為不敬臣謹曰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

亡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長取其母與豨豬連繫都亭下師古曰豨深辱之商豨豕也音家

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

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師古曰無狀謂商及

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奏可司隸校尉洎勳奏言春秋之義土人微者序乎諸侯

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曰督察公卿曰下為職師古曰督察也今丞相

宣請遣掾史曰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為士也

甚諄逆順之理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曰立姦

耳而宣欲專權作威迺害於迺國不可

之大者師古曰居書法通云臣之有作福作威迺害于迺國害于厥躬故引之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曰下

正國法度議者曰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師古曰趣讀曰促會浩商

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

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

上言行何故亦以知遠亦以知遠

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

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

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師古曰宗尊也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

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師古曰刺史歲盡輒奏事京師也遷為丞相司

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曰贖

論師古曰當祭泰時時行事有關失罪合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師古曰言此者冀尚書忘已之事不奏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

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師古曰解讀曰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又暴揚尚

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師古曰既自云不坐臣謹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

亡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長取其母與殺豬連繫都亭下師古曰都亭深屠之殺壯豕也音家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

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師古曰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奏可司隸校尉洎勳奏言春秋之義土人微者序乎諸侯

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曰督察公卿曰下為職師古曰督察視也今丞相宣請遣掾史曰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為士也

甚諄逆順之理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曰立茲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迺害於迺國不可

之大者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迺迺于迺國害于厥躬故引之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曰下正國法度議者曰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師古曰趣讀曰促會浩商

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

李三傳猶古志
謂秦漢之間禮
法遂陵夷矣

官儀持平

新視事而消勳亦初拜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

見禮節又倨師古曰倨傲也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

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顙過迺就車師古曰顙待也於是方進舉奏其狀

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

綱紀巨尊卑上下之禮為大也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

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

立迺羣臣宜皆承順聖化臣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

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師古曰謾讀與慢同易音弋致反而又詘節失度邪調

無常師古曰謂古語字也私過辛慶忌見王商而下車是邪語也色厲內荏應劭曰荏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

相免勳時大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救正

臣先攀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

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師古曰從音七容反臣詆欺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後

丞相宣臣一不道賊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為不道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

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臣為方進不曰道德

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師古曰必勝必取勝宜抑絕其原勳素行

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臣方進所舉應科不得

用逆詐廢正法師古曰逆詐者謂臣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論語曰子不逆詐遂貶勳為昌陵令方進旬歲

閒免兩司隸師古曰旬徧也滿也旬歲猶言滿歲也若十日之一周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

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

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姦利者師古曰權專也辜權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方進部

掾史覆案發大姦賊數千萬上臣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欲試臣治民徒

方進為京兆尹博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

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師古曰言當犯法連貴戚而見毀方

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師古曰弛解也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

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

並徵發為姦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

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

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

在方進內行脩飾供養甚篤師古曰飾謹也篤厚也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

服起視事已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師古曰漢別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已為常大功十五日小持法刻

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

育逢信孫闕之屬皆京師世家人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

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閒至宰相據法已彈咸等皆罷退之初

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為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為

此略云後世要帝化
元和三年和融去居二
年石行三年表注云
文帝遺詔以易月
莊後去臣遂以居帝
至此及遵石制方進
之卒是只微也
李云此世所極故家
有俗疎或者由此

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

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

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為刺史云師古曰甫始也後方進為京兆尹咸

從南陽太守入為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弟郡守歷

京兆太僕為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師古曰簿謂代閱也簿音主簿之簿及御史大

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

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曰秩二千石五人詰責之咸詰責方進

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為中郎與從事師古曰每有政

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

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

煌時方進新為丞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

微自解說師古曰解說猶今言分疏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師古曰揣謂探求之音初委反

居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

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呂求薦舉後為少府數饋遺師古曰饋遺讀曰僻

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師古曰辟讀曰僻

而官媚邪臣欲呂微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歟

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歟

臣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

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自

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微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師古曰冒貪蔽

也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

呂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

于長有罪上呂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呂金

錢與立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呂皇太后故蘇林曰託於詔文也

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

亂朝政欲傾誤嬰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

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眾人

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師古曰與讀曰豫今

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

鉅鹿太守孫闕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

背公死黨之信師古曰死黨盡死力於朋黨也欲相攀援死而後已師古曰援引也巴止也援音爰皆內有

不仁之性而外有隄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

殘賊酷虐苛刻慘毒呂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天

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大因咸以及至因立以及
至三孝友此為輔相方
至空陵至通厚善乃
故借空陵為罪以斥
遂意所不悅之人思以
服天下

孝三方進皆不為已
善風矣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用不仁之人則禮樂廢壞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

此曉云雅子致心窮三
孝子元情也信雅過
之失事不及居於信
九歲挂私報收利表
元氣之成感古突異
平生自教非不幸也

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
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師古曰沒盡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
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
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卿季文子也鷂似鷂而小今謂之士鷂音之然反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眾
誠難犯犯之眾敵並怨善惡相冒師古曰冒覆蔽也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
盡死請免博閔咸歸故郡呂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既
廢銅復徙故郡呂憂發疾而死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呂
儒雅緣飭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
人主微指呂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呂能謀議為九
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
長免上呂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
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

子與之師古曰與許也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呂自持方進迺

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呂
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

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如淳曰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受學於方

進厚李尋呂為議曹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
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張晏曰九年之

眺側匿星字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張晏曰元延中嶧山崩壅江江水不流山也

師古曰視民人訛謠斥事感名如淳曰斥事并水溢之事也有言溢三者既效可

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服虔曰提攝提星也揚眉揚其芒角也矢枉矢也孟康曰

貫攝提中是也張晏曰矢一星貫中者謂正直弧中也狼奮角弓且張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狼芒角則盜

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庫二十星在軫南金太白也歷武庫則兵起土鎮星也逆度逆行也輔湛沒火守舍張晏曰北

旁一小星曰輔沈沒不見則天下之兵銷三十日為守舍謂日月所經宿舍也一日火守舍熒惑守心師古曰湛讀曰沈萬歲之期近慎朝暮古

此楚子所除除心之疾而置之腹也

相董相政私門之石徹何暇計及元武

此楚子此又其初之及武若為世出之詳故史家不奉教

此楚子此又其初之及武若為世出之詳故史家不奉教

曰萬歲之期謂死也慎上無慚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

位為具臣已全身難矣師古曰具謂具位之臣無功德也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

勳師古曰言其事重不但斥逐而已也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師古曰三百餘

人謂丞相之官屬也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貢麗善為星師古曰貢姓也麗名也貢音肥言大臣

宜當之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相

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

位於今年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君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張晏曰元延元

年章門函谷門杜自亡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師古曰黨衆多吏民殘賊毆殺良民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反斷

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隱蔽皆亡忠慮

羣下兇兇更相嫉妬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

便安元元之念閒者郡國穀雖頗孰師古曰開謂近者曰來也百姓不足者尚衆前

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師古曰謂財用也

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

增賦稅城郭墾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張晏曰一以權時也墾城郭旁地園田人多益其稅也百人為卒取一人所贖

常為之月用二千使人直之謂之過更又牛馬羊頭數出稅算于輸二十也師古曰墾音人緣及解在食貨志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

明隨奏許可使議者已為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

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師古曰容容隨

衆上將何巨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師古曰傳蒙冒也

曰高而不危所已長守貴也師古曰季經之言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執念

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巨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

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

日自殺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巨丞相不起病聞

上祕之遣九卿冊贈巨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

柱檻皆衣素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闌版也皆巨白素衣之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

此楚子此又其初之及武若為世出之詳故史家不奉教

相故事

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為移諡曰恭侯

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為關都尉

南郡太守師古曰言方進未死之時宣已為此官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吕父任為郎稍遷

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

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並同丞相史在傳舍

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

言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之通名也立迺走下義既還

大怒陽吕它事召立至吕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

縛立傳送鄧獄師古曰部分其掾而遣之鄧亦南陽之縣恢亦吕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

隨後行縣送鄧師古曰因太守行縣吕自隨即送鄧之獄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

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吕問丞相方

進遣吏敕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

也其意吕為入獄當輒死矣師古曰謂其不知立有所恃挾吕自免脫後義坐法免起家而

為弘農太守遷河南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為東郡

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迺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

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吕為孺子依託周公

輔成王之義且吕觀望師古曰言漸試天下人心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

弱外無彊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

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吕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

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吕

不慙於先帝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師古曰乃汝也豐年十八勇

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

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吕明兵法徵在京師義迺詐移書吕

事雖幸敗合于者
蘇村賦之義矣

重罪傳逮慶師古曰追於是呂九月都試日如道曰太守都尉令長斬觀令

文穎曰觀縣名師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

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匡

復立為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

將軍呂東平王傳蘇隆為丞相中尉臯丹為御史大夫移檄郡國

言莽鳩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共郡

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師古曰比莽聞之大懼迺拜其黨親輕

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

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師古曰况凡

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兄為奮威將軍師古曰况凡

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已擊義焉

復巨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逮並為

橫壁將軍屯武關師古曰速姓也並名也速音祿又音鹿今東郡有速姓二音並義和

紅休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大保後丞丞陽侯甄邯為大將軍

屯霸上師古曰丞常鄉侯王暉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

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莽

日抱孺子謂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呂

畔師古曰祿父糾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

之斗筭師古曰斗筭自喻材器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

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淮夷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

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

應劭曰言曰大道告於諸侯師古曰不弔言不為天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

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

此漢云道書作敵

當承繼漢家無竟 予未遭其明愆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予莽自

之歷服行政事 稱也言不遭遇明智之人已自輔佐而 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予惟往求

道百姓於安益為謙辭也道讀曰導 朕所濟度奔走師古曰言我當求所已濟度 呂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

曰傳讀曰附 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師古曰前人謂周公 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師古曰

近音其勤反 居攝寶龜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威也遺音戈季反 太皇太后呂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師古曰

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及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

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師古曰西土謂西京也言在東郡之西也 於

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師古曰誕大也 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

我國有些災使民不安師古曰些病也言天所已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災病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些讀與疵同 是天反復

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復音扶 粵其聞日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日也師古曰粵發語辭也 宗室之雋有

四百人孟康曰諸劉見在者 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 予敬呂終於此謀繼嗣

圖功師古曰我用此宗室之雋及獻儀者共謀圖國事終成其功 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師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是

為美也 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呂汝于

伐東郡嚴鄉連播臣師古曰連亡也播散也 余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

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余等國君或不

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為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 帝不違卜師古曰卜既得吉天命不違 故予為沖人長思厥難

曰烏虜義信所犯誠動鰥寡哀哉師古曰無妻無夫之人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 予遭天役遺大

解難於予身呂為孺子不身自郵師古曰言天呂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難故我征伐呂為孺子除亂非自憂已身也 予

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 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

位呂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師古曰

曰班謂布行也 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皇帝子師古曰

曰皇太子即謂孺子 年在纏祿宜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

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予明辟師古曰辟君也言明君之事還理予 熙為我孺子之故

師古曰重 予惟趙傳丁董之亂遇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呂成

三說晉灼曰古厄字服虔曰厄會也謂三隊極厥命師古曰隊隕也極盡也烏虜害其可不

旅力同心戒之哉師古曰害讀曰曷曷河也旅陳也予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天

休於安帝室與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師古曰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命今

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師古曰言天道常思助人況更用卜吉可知矣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

之右張晏曰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沙鹿崩王莽呂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奇曰李親懷元后

配元生成呂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孟康曰民傳祀西王母之應也

神靈之徵師古曰徵證也呂祐我帝室呂安我大宗呂紹我後嗣呂繼我漢

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幸不避戚師古曰其有官國之正統不尊大緒者當速加刑辟

夫豈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人但為帝室不得止是呂廣立王侯並建曾

玄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師古曰屏謂蔽捍其難也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序乖繆

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師古曰混亦同也音胡本反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

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孟康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

學尊中宗高宗之號服虔曰宣帝元帝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呂受

白虎威勝之瑞應劭曰元帝誅滅郅支單于懷輯西域時有獻白虎者所已威遠勝猛也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師古曰言

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壑師古曰昆侖河所出重壑洛所出皆有圖書故

古讖著言肆今享實師古曰肆故也言有其讖故今當其實此迺皇天上帝所呂安

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師古曰洪大也烈業也烏虜天用威輔漢始而大大矣

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

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克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天愆勞我成功所孟康曰

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肆

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師古曰肆陳也天輔誠辭師古曰

天其累我呂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師古曰

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

之也累音力端反害讀曰曷下皆類此

此疏云按勞當賞此
空書曰天亦唯用物
我民也

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眾眾若有疾苦我曷敢予聞孝子善繼人

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師古曰父有作

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師古曰作室農人猶不其本業我若祖宗迺有

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警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

烏虜肆哉師古曰肆陳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

其勉助國道明師古曰道由也言當由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

帝命師古曰迪亦道也言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難人翟義劉信大逆

欲相伐於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迺大

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晦師古曰嗇

天亦惟休於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卜從

率寧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師古曰言循祖宗

故予大且爾東征命不僭差師古曰言卜陳惟若此

明告里附城師古曰明告者且其出使能明告諸將東破陳留苗孟康曰苗故戴

與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曰太皇太后遭家

不造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帝家絕輒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

皇帝短命蚤崩師古曰蚤幼嗣孺沖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

任持大宗之重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寄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

念太皇太后惟經藝分析王道離散師古曰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

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為天下利王道

粲然基業既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於今迺成道德庶幾於唐虞

功烈比齊於殷周師古曰今翟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眾欲呂

篡位賊害我孺子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

美土況今卜并吉
乎言不可不從也
曰卜兆陳
列惟如此
御名
論於外也
師古曰明告者且其出使能明告
諸將東破陳留苗
孟康曰苗故戴
國在梁後屬陳
師古曰言循祖宗
之業務在安人而

易天輔誠爾不得

易定師古曰言

定命

此疏云按勞當賞此
空書曰天亦唯用物
我民也

孝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師古曰鉅大也莽誣雲呼其父曰鉅鼠也後雲竟坐大逆

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師古曰詖佞也音彼義反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

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為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實疾害也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

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東

平相輔謀反師古曰輔者東平王相之名也執捕械繫欲呂威民先自相被呂反逆大

惡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子穀鄉

侯章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磔暴於長安都市

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師古曰言人多而聚積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

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師古曰共讀曰恭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甚嘉之

司馬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視為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郁

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戶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

赤鞞繼朱輪車即軍中拜授服虔曰繼即今之綬也師古曰鞞所呂繫印也繼者系也謂逆受之也即就也鞞音弗繼音逆因大

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破之義與劉信奔軍庸

亡孟康曰謂挺身逃亡如奴庸也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輔

聞翟義起自茂陵呂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

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棗令師古曰棗讀曰節劫略吏民眾十餘

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王級為虎

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閭遷為折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

等正月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疆弩將軍王駿呂

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呂弟侍中王奇為揚武將軍

城門將軍趙恢為疆弩將軍中郎將李琴為厭難將軍師古曰琴音所林反復

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迺置酒白虎殿勞

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破

之莽迺并錄呂小大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呂

此卷之史家書此以
載其事其子載
至矣

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
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
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為國討賊內報
私怨莽擢立為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
家數有怪師古曰言義未發兵之前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
狗從外人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狗走
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倣儻師古曰倣音土
歷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大夫人可歸為弃去宣家
者師古曰言歸其本族自絕於翟氏呂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汙池
之師古曰汙停水也音烏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
及種嗣至皆同坑呂棘五毒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也而下詔曰蓋聞古者
伐不敬取其鱣鯢築武軍封呂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呂懲淫慝

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王之辭也鱣鯢大魚為害者也呂此比敵人之勇猛者京高丘也觀謂如闕形也懲創父也慝惡也鱣古鯨字音其京反鯢音丘奚反觀音工喚反 迺者反

虜劉信翟義許逆作亂於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師古曰芒竹在蓋屋南界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即中司竹園是其地矣芒音亡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

濮陽結姦無鹽殄滅於圍趙明依阻槐里環隄師古曰槐里縣界其中有環曲之隄而明依之呂自

也霍鴻負倚蓋屋芒竹師古曰負恃也倚音於綺反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

逆賊之鱣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蓋屋凡五所各方

六丈高六尺築為武軍封呂為大戮薦樹之棘師古曰薦讀曰荐行重也聚也建表木

高丈六尺師古曰表者所目標明也書曰反虜逆賊鱣鯢在所長吏常呂秋循行師古曰

曰行音下更反勿令壞敗呂懲淫慝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呂為饒師古曰

大夫孔光共遣掾行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呂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
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

曰鴻隙陂名藉其溉灌及魚鼈菹蒲之利呂多財用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史

此指之非祇也

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

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師古曰言田無澆灌不生杭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

反乎覆陂當復師古曰事之反覆無常言禍兮福所倚誰云者兩黃鵠師古曰託言有神來告之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呂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儒宗

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育育奚益於敵師古曰黃謂孟賁育謂夏育皆古之勇士言得之無益不能敵莽也賁音奔

義不量力懷忠憤發口隕其宗悲夫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西川中興書氏周南甫

漢書八十四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漢書八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為衛司馬使送鄧支單于侍子師古曰為使而

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即李延壽也二姓繁音蒲何反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為

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

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

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師古曰飭與收同救整也又下

明詔帥舉直言師古曰帥舉謂公卿守相皆令舉也帥字或作帥師衆也燕見紬繹師古曰紬讀曰抽紬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

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百承天心師古曰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大中即皇極也解在五行志則庶

徵序於下印印理於上師古曰庶家也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師古曰如若也

小史字經子成子雲

此據云作師舉者是

般讀與 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師古曰六極謂一曰凶短折二

曰疾三日憂四曰貧五日惡六曰弱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百類告人迺十二月朔戊申

日食發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師古曰蕭牆屏藩也解在五行志二者同日俱發百下

寧陛下師古曰丁寧謂再三告示也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師古曰厚猶深也意豈陛下志在

閨門未郵政事不慎舉錯師古曰志在閨門謂留心於女色也錯置也音千故反婁失中與師古曰婁古屢字也

與讀曰歟下皆類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

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

或亂陰陽師古曰謁請也內則所請必行外則擅其權力言女寵盛也昔褒姒用國宗周百喪師古曰褒姒褒人所獻之女也

幽王惑之卒閻妻驕扇日百不滅師古曰閻嬖寵之族也扇熾也滅善也魯詩小雅十有犬戎之禍

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之食為不善也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極其有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

辭也皇大也極中也大立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

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百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

陛下所執師古曰執四方之內也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百勞

天下師古曰損減也謂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夫師古曰夫占笑字絕卻不

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師古曰卻退也享當也言所為不善不當天心起居有常

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師古曰致至也安心而經曰繼

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師古曰周書無逸之辭也言從今百往繼業嗣立之

王毋過欲於酒毋放於田獵惟宜正身恭巳也共讀曰恭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

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百崇至德師古曰虞書堯

于媯內嬪于虞謂堯呂二女妻舜觀其治家欲使治國而楚莊忍絕丹姬百成伯功

舜謹教正躬百待二女其德益崇遂受堯禪也飭與救同應劭曰楚莊王得丹姬三月不聽朝保甲諫忍絕不復見迺勤政事遂為盟主也師古曰丹姬是

楚文王姬也莊王用中公巫臣之諫不納夏姬谷承集丹字作夏是也今此傳作丹轉寫誤耳應氏就而謬釋非本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百傾

師古曰解並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百絕驕

在五行志嫚之端抑褒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師古曰秩次也百廣繼

師古曰秩次也百廣繼

此味云義若作儀

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師古曰詩小雅白華之篇也幽王惑於褒姒而黜申后改後宮

親屬饒之臣財勿與政事師古曰與此詩已刺之永言此者譏成帝尊寵趙昭儀也臣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師古曰

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師古曰龍筦臣

名也筦字與管同管主也虞書舜典曰四輔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允也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

後丞也周書洛誥稱成王曰誕保文武受命亂為四輔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孟康曰左右謂尚書官也齊栗言其整齊萬事官戰栗謹敬也戴

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師古曰常伯待中也伯長也常使長皆使學先王

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字無敖戲驕恣之過師古曰字信也則左右肅艾

師古曰肅敬也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皆使學先王

辭也言王若欲正百官要在能先正其左右近臣也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師古曰枉曲也治天下者尊

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師古曰簡略也謂輕慢也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

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日程能考功實巨定德師古曰程效也無

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淺潤之譖愬師古曰比周言阿黨親密也淺潤積漸之深也小人日銷

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李奇曰即就也工官也小人日銷

俊艾日隆師古曰艾讀曰又其下亦同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居官者

三年一考其功三考則退其幽闇無功者升其昭明有功者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師古曰虞書各錄譽之辭也言使九德之人皆用事

俊桀治能之士並在官也九德謂寬而栗柔而立恩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

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

孟康曰水九州洪水隔分更為十二州處所離遠相制之道微也師古曰十二州謂冀兗豫青徐荆揚雍梁幽并營也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

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刑

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

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一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巨親萬

姓師古曰親謂愛養之平刑釋冤巨理民命師古曰釋所也務省絲役毋奪民時薄收賦

稅毋殫民財師古曰殫盡也音單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師古曰

李三才古史言

此曉云齊書後為
側皆反

曰古者行役不踰時時謂三月是為一月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師古曰言雖有唐堯之免此疾患

大災民無離上之心師古曰堯遭洪水故云大災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師古曰周書無逸之

辭也懷和也保安也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已謹告人

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

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五福若所為不善則曰六極畏罰之五福

其下師古曰此洪範之傳也洽災氣也共讀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

所行不享上帝師古曰上帝不當上帝不殛師古曰殛猶悅也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

所改正疏舉庸謀又不用其言晉灼曰疏遠也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

也天責愈深此五若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

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

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

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

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師古曰角音也欲未殺災異滿謂誣天師古曰未殺歸

滅也滿謂欺罔也殺音先曷反曷音來賣反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漆拔樹折

木師古曰自甲至巳凡六日也漆亦漆同臻至也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

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語在五行志是時上初即位謙讓

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曰言任用之授

患師古曰彌音弋六反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師古曰諸晏安也

侯大者迺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百

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父互也錯開雜也互字或作牙言如豕牙之盤曲犬牙之相入也骨肉大臣有申

伯之忠師古曰申伯周申后之父洞洞屬屬小心畏忌師古曰洞洞屬屬也屬屬專謹也洞音動屬音之欲反無重合

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合莽通安陽上官桀博陸霍禹也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

此修云注互字或作牙

此修云注互字或作牙

此修云注互字或作牙

此修云注互字或作牙

此修云注互字或作牙

李三此對前皇父
妻董左右等陸家
水炭之不扣入

此欲呂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監塞大異皆警說欺天

者也師古曰檻義取檻押之檻猶閉也其字從木警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

之明戒聽掩昧之警說師古曰舍謂留也掩字與暗同又音一感反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師古曰倚音於

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師古曰較明貌至其四月

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呂大水著呂震蝕師古曰中重也著明也各有占應相為

表裏百官庶事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師古曰倚音於白氣起東方

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

京師道微二者已醜師古曰醜已甚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

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師古曰抗舉也湛讀曰沈駁不問音也

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師古曰更凡也

音公衡反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

承及此為鳳先前過也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迺反為福

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師古曰苟得子耳勿論其母之貴賤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

廣求於微賤之間師古曰求當也今音方成反呂遇天所開右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慰釋皇太后

之憂愠師古曰釋散也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師古曰蕃多也訖止也蕃音扶

元反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

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闕策

不及事已師古曰言禍敗既成不可如何也已語終辭也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

私欲閒離貴后盛妾師古曰閒音居竟反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

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師古曰右讀曰佑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

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師古曰由從也苦勞苦也由至尊聞天意甚

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呂示腹心大臣如淳曰承為屬言而

言示腹心大臣臣無不可矣腹心大臣呂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呂為誠天意

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師古曰從讀曰縱唯陛下省察熟念厚

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為上第焉上皆曰其書示後

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曰責之語在外戚傳承既陰為大

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

筓之材師古曰筓竹器也斗筓喻小而不大也解在公孫劉田傳筓音所交友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

介師古曰雅素也介紹也言非宿素之交又無介紹而進也將軍說其狂言師古曰說讀曰悅擢之皂衣之吏廁

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師古曰食猶受也初入皮膚至骨也膚受謂初入皮膚至骨也雖

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慙兄覆育子弟誠無已加師古曰察明也慙智也昔豫

子吞炭壞形呂奉見異師古曰豫讓也為智伯報讎欲殺趙襄子恐人識之故吞炭已變其聲魯而呂壞其形云智伯國士遇我故也齊客

隕首公門呂報恩施師古曰舍人魏子三收邑人不與孟嘗孟嘗怒之魏子曰假與賢者齊潘王受讒孟嘗出奔魏子所與粟賢者到宮門自到呂明孟

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安定

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

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並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呂自代

上從之呂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

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師古曰召讀曰

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宜在上將久矣呂大將軍在故

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師古曰蚤古早字察親疏序材能

宜在君侯師古曰案古累字累親疏謂積累其次而計之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

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師古曰言萬分之一屬聞呂特進領城門兵師古曰屬近也音之欲反

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

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呂固城門之守收大伯之

讓保謙謙之路師古曰大伯王季之元也讓不為詞而適吳越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與博

覽者參之師古曰參詳其事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

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

此後云是語直接會平阿宜中躬身不平也

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為長史音用從

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

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師古曰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

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呂居之宜夙夜孳孳師古曰孳孳不怠也孳與政同執伊尹

之彊德呂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呂章至公立

信四方師古曰章明也篤行三者迺可呂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師古曰篤厚也章不當也太白

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照度曰太白出當居天三分之一已過期言其行遲在戌亥之間尚在

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如淳曰言其行遲象王音也永見音為司馬呂疏聞親自位過故曰太白喻司馬

司馬主兵故也是永之佞曲從苟合也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

將軍志湛漸之義委曲從順師古曰湛讀曰沈漸讀曰潛周書洪範曰沈潛剛克言人性沈密謂潛深者行之呂剛則能堪也故激勸之云

爾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師古曰此承自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

竝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

其路呂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為護苑使者音薨成都侯商代為

大司馬衛將軍永迺遷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

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師古曰永有所言永對曰臣聞王

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

危亡之言輒上聞師古曰如若也有即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

更用師古曰迭音徒結反更音工衡反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師古曰凡在道路行者也晏然

自呂若天有日莫能危師古曰自謂如日在天而無有能傷危也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

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係其存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

危存不忘亡乃得係其安存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

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眾賢不遠千里輻湊陳

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

孝已俱是為異姓得說也漢以火龍為何更以

之象也張晏曰夏曰建寅為正萬歲在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

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際欲因擾亂舉

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

不能處也師古曰處謂斷決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已

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

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曰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

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婦人姐

已言紂用姐已之言自取殄滅非天絕之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宗尊也言紂

容納逃亡多罪之人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

親信使用尊而長之月之詩威亦滅也言火燎方熾寧有能滅之者乎而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

宗周之盛迺為褒姒所滅怨其甚也威音呼悅反秦所曰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

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餽無攸

遂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也餽與饋同饋食也言婦人不得與事也師古曰與詩

曰懿厥愆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師古曰大雅瞻卬之詩懿美也

迺為梟鴟也婦謂褒姒也梟鴟惡聲之鳥故曰諭焉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

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婕妤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戚女寵至極不可

上矣師古曰上猶加也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如淳曰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廢先帝法

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驕其親屬假之

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曰披庭獄大

為亂阱師古曰穿地為坑阱呂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阱首材性反榜箠瘠於炮烙師古曰瘠痛也炮烙紂

之曰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師古曰復亦報也音扶幅反友

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反諸曰幡罪之明白者反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

曰掠管服之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生

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曰日食再既孟康曰既盡也昭其辜師古曰昭明也王者必

李之雖云水攻王專之
德而為王氏蔽獲此
此之行即此之民能
安乎春秋探探其年
反自黃右如雖有伊
尹周公不能舍此而後
是以地水則子誠手
以此言之非是乎劉
以起之于同異姓之間
而後心之福是問之故
事也

先自絕然后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師古曰謂私畜田及

奴婢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呂相呼崇聚僂輕無義小

人巨為私客師古曰僂疾也音類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

隨師古曰擬引也音大鼎反鳥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師古曰言聚散不恒如鳥鳥之集亂服共坐流酒

嫖嫚溷殺無別閔免適樂晝夜在路師古曰閔免猶也勉也適流道也典門戶奉宿衛

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

巨民為基民巨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巨明王愛養

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師古曰言常畏慎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

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功作之端次改作昌陵及天

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

賦斂徵法如雨師古曰言其多也役百乾谿費疑驪山師古曰疑讀曰擬疑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

廣比於秦始皇靡敝天下師古曰靡散也音式皮反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盱營表晉灼曰盱音吁野大也

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冀

降饑饉仍臻師古曰婁古屢字也仍頻也流散冗食餒死於道巨百萬數師古曰冗亦散也餓餓也冗音

人勇反餒音迺賄反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師古曰畜讀曰蓄上下俱匱無

巨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願陛下追觀夏商周

秦所巨失之巨鏡考已行師古曰鏡謂鑒照之考校也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

師古曰言上之所為違於節儉皆與永言同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

遵先祖法度或巨中興或巨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

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

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

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

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師古曰辟讀曰僻厲精致政專

心反道師古曰反猶還也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師古曰除謂除補為官者悉罷北宮

此曉之時屢幸小
亦有泰銘於玉
書持詔之中者以
並奉梓房玉堂
之

私奴車馬婿出之具師古曰婿亦婿字耳婿出情游也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

師古曰貳謂重為之也論語稱孔子云顏回不貳過呂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

玉堂之盛寵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玉堂發幸之舍也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

炮格之陷阱誅戮邪佞之臣及左右執左道臣事上者臣塞天下

之望且復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師古曰闕亦謂減削

之更謂更卒也音工衡反存卹振捄困乏之人臣弭遠方師古曰弭古救字也弭安也厲崇忠直放

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臣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案

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貫音工端反夙夜孳孳婁省無怠師古曰婁古屢字也屢省屢自觀省也舊愆畢改

新德既章師古曰章明也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

去就庶幾可復師古曰去就者言去離無德而就有德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

反覆孰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

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

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

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

所依違師古曰展申也每言事輒見答禮師古曰加禮而答之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

商密擿永令發去師古曰擿謂發動之音它歷反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者勿

追晉灼曰交道廐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為大

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

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臣愚

朽之材為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

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

守絕命隕首身膏草野不足臣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

忘之臣師古曰易忘言其微賤不足記也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

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師古曰謂職當諫爭有官守者

脩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師古曰言不為當畢力

遵職養綏百姓而已師古曰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

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復

呂屍達誠如淳曰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非曰史魚卒委柩後汲黯身外思

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師古曰謂論張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

王室師古曰周書康王之誥也言諸蕃屏之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

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闈是呂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

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師古曰為立王者呂統理之方制海

內非為天子殂土封疆非為諸侯皆臣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

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輩師古曰詩大雅行輩之篇

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度中蕃滋師古曰度

物窮奢極欲湛沔荒淫師古曰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逃骨肉羣

小用事師古曰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師古曰悖

泉踊出妖孽並見弗星耀光師古曰弗與李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

天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迺眷西顧此

惟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已殷紂為惡不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

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呂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

中季天道有盛衰師古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孟

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迺三七二百一遭无妄之卦運

直百六之災阨師古

言政化所及仁道霑被雖草木至賤無所殘傷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

草字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符瑞並降呂昭保右師古曰保安也右助也言失道妄行逆天暴

曰直當也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雜謂相參也一曰建始元年呂來二十載

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李奇曰高祖呂

來至元帝著記災異未塞除也重臣今年正月巳亥朔日有食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二朝之會師古曰

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師古曰畜讀曰蓄音直用反困之臣饑饉接之臣不瞻彗

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

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師古曰修德積善尚恐不濟況不降不積者乎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

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師古曰卒讀曰猝北宮苑圍街巷之中臣妾之

家幽閒之處師古曰閒讀曰閑徵舒崔杼之亂師古曰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齊崔杼弑其君光外則為諸

夏下土將有焚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

憂師古曰內亂則禍在朝暮諸夏則日戒有憂音扶問反臣永所臣破膽寒心師古曰言懼甚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后

變見於上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也草木萌芽者也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師古曰易輕也音弋改反

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媾黷燕飲師古曰媾中黃門後庭也黷汙也

素驕慢不謹嘗臣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

之政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

柔怨恨之心師古曰懷和也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

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

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郵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

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曰膏者所呂謂入肌膚魯豫亦

所呂養人者也小貞只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

各則凶臣各畜則上只論語曰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師古曰易屯卦九五爻辭

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師古曰洪範傳之辭詆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

為非厥咎亂臣謀篡師古曰易詆古之辭也詆即妖字耳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

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臣共求師古曰共讀曰供無音直用反愁悲怨

李云二語不及權臣外戚

師古曰內亂則禍在朝暮諸夏則日戒有憂音扶問反

師古曰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齊崔杼弑其君光

師古曰媾中黃門後庭也黷汙也

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

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

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師古曰比頻也時過無宿麥師古曰時過者失時不得種也秋種夏收故云宿麥百姓

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如淳曰欲入就賤穀也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

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師古曰言所潤益於已者當減小之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

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

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師古曰墜如今仰泥屋也音許既反詩云

凡民有喪扶服抹之師古曰郡國谷風之詩服音蒲北反抹古殺字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

師古曰論語載有以對魯哀公之辭也言百姓不足君安得獨足乎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

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

造作呂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瞻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

師古曰之往也呂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卹孤

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師古曰勞慰勉也二千石謂郡守諸侯相也音來到反敕勸耕桑毋奪農時

曰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師古曰綏安也諸夏之亂戾幾可息臣聞

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

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師古曰姿材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

難師古曰省視也深良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改至誠

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

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

汎為疏達師古曰汎普也音敷劬反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

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

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永所居任職師古曰言所處之官皆稱職為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薨曲陽侯根

為票騎將軍薦永徵入為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

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卽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曰尉氏樊並及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

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曰

孝廉為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

悔之迺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

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即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

者其求詳師古曰詳悉也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此棠棣角弓

之詩所為作也師古曰棠棣角弓皆小雅篇名也棠棣美燕兄弟角弓刺不親九族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

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景公立鍼懼而奔晉事在昭元年故經書秦伯

周召則不然師古曰言周公召公無私怨也忠曰相輔義曰相匡同已之

親等已之尊不曰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

並為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曰映曰東周公主之曰陝曰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縣也音式丹反而說者妄云分邾是邾川邾縣穆矣弼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也

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師古曰感音胡閭反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

蓋曰此也竊見成都侯曰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

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

之指為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論師古曰言此之意指皆出忠誠彼必和悅無憂乖異也說讀曰悅昔

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師古曰魏文侯廢太子擊立擊弟新曰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擊臣趙倉唐進大鴈於文侯應對曰

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師古曰厭音一葉反

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白奧內唯深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音甚嘉其言

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後曰病去郎商為大司馬衛

將軍除鄴主簿曰為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即位遷為涼州刺史鄴

居職寬舒少威嚴數年曰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

胡三省曰五府指五府也物史及中尉左右將軍也

太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即傳太后從弟子也傅氏侯者

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為陽信侯傅太

后尤與政專權師古曰與讀曰豫元壽元年正月朔上呂皇后父孔鄉侯傅

晏為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臨

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鄴對曰臣聞禽息

憂國碎首不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百里奚秦曰大治

和獻寶刑足願之師古曰解在鄒陽傳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

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呂男雖賤

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師古曰謂婦人在家從父既嫁從夫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大妣也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

殺也師古曰隱三年紀侯使履緌來逆女公卒傳曰婚禮不稱主昔鄭伯隨姜氏之

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師古曰

曰解並在前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呂外孫為季惠后是時繼嗣不明

凡事多眈師古曰眈與暗同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

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

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曰指象為言語師古曰

曰謂天不言但已景象指意告喻人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

乘離明夷之象也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明夷者明傷也

惡在朝必召惡終入于地也坤呂法地為土為母呂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師古曰

安靜而今迺震是為不遵陰道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

子曰是何言與師古曰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

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聞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季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是也聞音居竟反前大

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呂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師古曰董宏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師古曰

曰傳開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

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師古曰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為一國之君耳非

有功而侯也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師古曰不問賢與不肖皆親近在位或

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

至迺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

曰甚此當拜之日晡然日食師古曰晡音烏感反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陞

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師古曰謂皆迫於太后也有罪惡者不

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復正尤在是師古曰尤過也言過惡正在於此欲

令昭昭曰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

後視前忿邑非之師古曰山從也邑於邑也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曰為可計之過

者師古曰逮又也鏡鑒照也白曰所行為可計策之誤也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如淳曰在外而賤

上所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天子不自見其過疏賤獨偏見鄴白謂傍觀而見之也疑內亦有此類謂後宮嬖幸非埋寵遇亦有如師遷鄴業等妄受恩賞者天變不空

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應劭曰石讀曰佑應謂應天戒而修德政臣聞野雞著怪高

宗深動師古曰謂雉升鼎耳故懼而修德解在五行志大風暴過成王怛然師古曰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迺雷電曰風禾盡偃大不曰厭

斯拔王迺啓金縢之書悔而還周公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師古曰每事皆考於古也曰厭

下心師古曰厭滿也音一瞻反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上帝百神收還威怒

禎祥福祿何嫌不報師古曰嫌疑也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訛言行籌及谷永

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占語在五行志初鄴從張吉學

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師古曰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

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贊曰奉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在奉哀時故杜鄴

敢譏丁傳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執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

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曰阿鳳際平阿

此處云按郭祀志去
父敬好古文字雅美
陽易所刻款識去
蓋傳其家學
杜若三公姓公

於車騎師古曰謂勸王譚不受城門之職指金火曰求合師古曰謂陳金火之變說音云蕩可謂蕩之德未純蕙音親已忘舊怨也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師古曰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師古曰孔子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杜鄴杜欽谷永無直諒之德但多聞也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漢書八十五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漢書八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師古曰郫音疲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

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師古曰婁古屢字也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

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樂職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也宣布德化周洽備於

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

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師古曰殿名也解在賈誼傳上曰此盛德之事

吾何足已當之哉已褒為待詔武等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治易

已射策甲科為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師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詔舉賢

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

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師古曰求姓商名也顯怒欲已吏事中商

何極幸以物教負其課為句

師古曰呂顯家不入租故每令縣負課殿

於車騎師古曰謂勸王譚不受城門之職指金火曰求合師古曰謂陳金火之變說音云蕩可謂蕩之德未純蕙音視已忘舊怨也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師古曰諒信也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師古曰孔子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言杜鄴杜欽谷永無直諒之德但多聞也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漢書八十五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漢書八十六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師古曰郫音疲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

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師古曰婁古屢字也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

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樂職謂百官前姓樂得其常道也宣布德化周洽備於

也四海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眾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

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師古曰殿名也解在賈誼傳上曰此盛德之事

吾何足已當之哉已褒為待詔武等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治易

已射策甲科為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師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詔舉質

樸敦厚遜讓有行義各一人時詔書又令光祿歲曰此科第郎從官故武曰此四行得舉之也遷為鄆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

皆為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

師古曰曰顯家不入租故每令縣負課殿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師古曰求顯怒欲已吏事中商

師古曰中傷之也又音竹仲反武曰臣吾家租賦繇役不為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

卒白太守召商為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

良方正徵對策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

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師古曰虧減也減係其狀直令免去也不服極法奏之

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

史曰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臣屬郡師古曰屬郡也

使從事廉得其罪師古曰廉察也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

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師古曰聚為羣盜而吏捕得也繫廬江聖自曰子

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師古曰

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師古曰造至也首千到反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

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師古曰即就也學官學舍也試其誦論問曰得失然

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師古曰記謂教命之書已迺見二千石臣

為常師古曰常依次第也初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臣其

同姓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

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揚覆衆等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也酒

酣見其兄子師古曰今出見顯等曰此子揚州長史師古曰言揚州部內長史也材能駑下未嘗

省見師古曰省視也言不為武所識拔也顯等甚慙退曰謂武武曰刺史上古之方伯上所

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迺當

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師古曰對賜一卮之酒也歲

中廬江太守舉之師古曰終得武之力助也其守法見憚如此為刺史五歲入為丞

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為清河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災害什

四百上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為諫大夫遷兗州刺

世監郡西若也

敬持二千石之鼓王嘉傳中祥之西京郡刺史莫山君公之於揚州者此後

史入為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繁辭雅

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師古曰繁辭猶言繁旋也辟音開有司曰為詭眾虛偽師古曰詭違也武坐左遷楚內

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為廷尉綏和三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

武為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師古曰通開也謂更開置之即改御史大

夫為大司空師古曰就其所任之人而并官俱改不別拜授也武更為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

戶汜鄉在琅邪不其師古曰為後改食博望鄉故此指言在琅邪不其也汜音凡其音基哀帝初即位褒賞大

臣更曰南陽擘之博望鄉為汜鄉侯國師古曰擘音昌牛反增邑千戶武為人

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師古曰獎勵也進而勸之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

兩唐師古曰兩龔龔勝龔舍也兩唐唐林唐遵也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

也世曰此多焉師古曰多重也重武進賢也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

於文吏曰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曰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

名去後常見思及為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

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

斷獄與政師古曰與讀曰豫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曰壹統

信安百姓也師古曰令百姓信之而安附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

難曰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曰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

權制曰可曰內史為中尉初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

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師古曰又依其舊也下復音扶目反語在朱博

傳唯內史事施行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

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

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師古曰左右謂天子側近之臣哀

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眾心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孝

聲不聞惡名流行無曰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

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寃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

此後云莽之矯偽自
皇帝時之若雷矣
而莽在位承順元后
之台同聲 乘之君
公為之免歸 上言
實若方之為守克
莽之根後為之微
至安危之際獨守
就疎相錯之識不
肯為王氏用此所以
為貞臣也

此後云直柱之扶不
陶莽而傳秘之令

賢亦薦武武由是復徵為御史大夫月餘徙為前將軍先是新都

侯王莽就國數年上曰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

王邑為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曰哀帝為莽求特進給事中哀帝

復請之事發覺師古曰哀帝反更曰此事請於太后太后本無此言故矯事發覺也復言扶目反太后為謝上曰太后

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為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大常莽

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

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傳師古

莽武為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曰為往時季

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孝成

孝哀比世無嗣師古曰比類也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

權師古曰異姓謂親疏相錯為國計便謂間雜也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

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為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

孫祿互相稱舉師古曰風讀曰諷皆免武就國後莽寢盛為宰衡師古曰寢漸也陰誅

不附已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師古曰風謂風

陽彭偉杜公子師古曰彭偉及杜公子二人皆南陽人郡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

中大理正檻車徵武武自殺眾人多冤武者莽欲厭眾意令武子

況嗣為侯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贍反諡武曰刺侯師古曰刺音來曷反莽篡位免況為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曰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

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蕩戶之光祿勳于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

丞師古曰南陵縣各屬宣州復察廉為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

政事得失超遷大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為

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封新甫

此條云按朱世傳
云按李材世相不
滿千戶此千一百
戶云加

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

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師古曰匡正也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

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材難故繼世

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其先文祖之賢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

卿曰輔之師古曰命卿命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

呂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

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

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

中拜為梁內史骨肉已安師古曰言梁孝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黜

吏知而犯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師古曰覆

上逮捕不下師古曰言使者上奏請逮捕敞而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

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

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已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

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

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已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師古曰更司

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師古曰悉盡也言事無大小吏或居官數

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師古曰不敢下材懷危內

顧師古曰日常恐獲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師古曰易

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師古曰依

眾庶知其易危師古曰言易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

蘇令等從橫師古曰從音子用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呂守相威權

素奪也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

縱孟康曰二千石不呂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呂為國家有急取辦

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迺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師古

曰良善也良人師古曰所召丁寧告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動故故

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

之字迺下師古曰所召丁寧告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

勿責已備師古曰不求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

能有過差宜可濶略師古曰當寬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

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師古曰謂蘇令等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

夫無可使者師古曰謂見在大召蓋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令諸

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

事倉卒迺求非所臣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

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

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

為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

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召封賢上於是定躬寵

告東平本章師古曰定撥去宋弘更言因董賢自聞師古曰撥讀丁烈劉削

欲呂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迺

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師古曰視於是嘉與

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眾庶匆匆咸

曰賢貴其餘并蒙恩師古曰言董賢自貴寵故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

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師古曰暴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

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迺加爵士不然恐大失眾心海內引

領而議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

所分師古曰說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

農谷永呂長當封眾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師古曰臣嘉臣

延材驚不稱死有餘責師古曰知順指不逆可得容身須臾師古曰所

此略云按哀帝使晏
先持詔書示嘉延云
欲丞相御史封賢
延問公卿大夫博士
議郎則是又欲接
過於賢程在可封
數特古臣不肯為天
子任其咎也其何以
卒奪之哉

此略云按哀帝使晏
先持詔書示嘉延云
欲丞相御史封賢
延問公卿大夫博士
議郎則是又欲接
過於賢程在可封
數特古臣不肯為天
子任其咎也其何以
卒奪之哉

此書作母教使形有邦
此兩列伏生今文也邦國
神作國
宋神曰書集卷三凡書國
之教訓也而戒善事
則也書國安事任國未

字事勢必任事怪其厚
在溫曰善哉那以速此村
其曰書象近改善印類
之吳考曰書王意封事
從以未領也

臣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臣切

責公卿曰朕居位已來寢疾未瘳師古曰瘳差也音壯留反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

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

侍案脈師古曰案謂切診也幾危社稷殆莫甚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殆亦危也昔楚有子玉得臣

晉文為之側席而坐師古曰已解於上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

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已銷厭未

萌之故師古曰悉盡也務聰明者廣視聽也厭音一涉反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

臣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商書盤庚之辭也其封賢為高安侯

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後數月日食

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

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已理萬事之機也教讀曰傲箕子戒

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

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碎民用僭慝師古曰周書洪範載箕子對武王之辭也玉食精好如玉也而汝也頗偏也僭

不信也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

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

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師古曰言武王能履法度故至成康之時德化隆盛也自是已後縱心恣

欲法度陵遲師古曰陵遲即陵夷也言漸頹替也至於臣弑君子弑父子至親失禮患

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

民已時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道治也千乘謂兵車千乘說在刑法志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

漢大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師古曰忽忘也

已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

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師古曰言不費用故蓄積也嘗幸上林後宮馮貴

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

曰此言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師古曰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

勿使於衆人中謝也屬音之欲反

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

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

師古曰見在之錢也

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

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

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

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

及女寵專愛耽於

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

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

師古曰榜笞擊也音彭

不呂

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

師古曰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

傳業陛下陛下

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呂

回心也

師古曰望為治也

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

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

度不足

師古曰惟思也

呂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

師古曰恭皇帝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比此猶頻頻也共讀曰恭

憂閔元元惟用

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

師古曰鄉讀曰嚮

引王渠灌園

師古曰鄉讀曰嚮

引王渠灌園

池

蘇林曰王渠官渠也南今御溝也音灼曰渠名也在城東覆蓋門外師古曰晉說是

使者護作

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

師古曰長安有廚官主為官食

道中過者皆飲食

如淳曰禱於道

賞賜吏卒甚於

中故行人皆得飲食

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

三宮猶不至此

師古曰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

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竝共

師古曰見親親戚相

見也並供言百官各呂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共讀曰供

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

百賈震動

師古曰賈謂販賣之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之稱也賈音古

道路謹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

呂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

孟康曰自公卿呂下至於吏民各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令均等今賜賢

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

二千餘頃均田其等制也師古曰苑古苑字墮音火規反

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

相驚

師古曰言行西王母籌也

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呂

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

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

師古曰論語稱季氏將伐顛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此言責之呂其不匡諫也

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

也

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

也

也

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師古曰鄉讀曰嚮往者寵

臣鄧通韓嫣師古曰嫣音優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

師古曰卒終也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臣害之者也宜深覽前

世臣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寢不說師古曰寢漸也說讀曰悅而愈愛賢不能自

勝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

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師古曰傳晏傳商鄭業也嘉

封還詔書師古曰還謂卻上之於天子也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

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皇天命於有德者居列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尊卑之服采章各異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

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師古曰言此氣損害故令天子身自有疾也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

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臣貴之單貨財臣富

之師古曰單盡也損至尊臣寵之師古曰言上意傾感為下所窺也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

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

賢散公賦臣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臣來貴臣未嘗有此流

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

太皇太后臣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

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師古曰歲月日之朝也巳解於上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

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師古曰橫音胡孟反求索自恣不

知厭足甚傷尊卑之義不可已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

失節師古曰罔謂誣蔽也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

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臣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師古曰肆放也不念高祖

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

無道不失其天下師古曰言上能納諫則免於過惡也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

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愚贛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

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

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師古曰假飾之辭非其實也奏欲傳

之長安師古曰傳謂移其獄事也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呂為可

許師古曰鞫及宗伯皆姓也鞫音居六反天子呂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

心師古曰操音千高反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

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

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師古曰收采其功呂明罪過也臣竊為朝廷惜此

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師古曰心怒也後士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迺

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呂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

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呂相計除罪君呂道德

位在三公呂摠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為職知相等罪惡陳列

著聞天下時輒呂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為朝廷惜之大臣舉錯

恣心自在師古曰錯置也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師古曰近臣尚然對則遠者固宜也對

狀師古曰敕令具對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

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

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呂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師古曰

曰孔光呂下眾共劾嘉而勝獨為異議也嘉坐薦相等微薄呂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呂示

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票騎將軍

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

人呂為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呂為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

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土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呂為

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

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

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為下御坐則起師古曰解在翟方進傳

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呂禮退之呂義誅

之呂行

師古曰言大臣之死積累其行而為誅也誅者累德行之文

案嘉本呂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

括髮關械裸躬就笞

師古曰括結也關貫也裸露也

非所呂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

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呂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

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

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對理陳冤相踵呂為故事

師古曰踵由躡

也君侯宜引決

師古曰自殺也

使者危坐府門上

師古曰逼促嘉也

主簿復前進藥

嘉引藥杯呂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

刑都市呂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

師古曰咀嚼也音才汝反

嘉遂

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

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

怒使將軍呂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

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呂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

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

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

苟如此則君何呂為罪猶當有呂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

嘉喟然叩天歎曰

師古曰叩讀曰叩

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呂是

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

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

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

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呂董賢代之語在賢傳嘉為相三

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呂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

何武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

追謚嘉為忠侯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為郎元帝末為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為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為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召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為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召丹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為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為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己師傳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師古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若薨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召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

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師古曰比類也卒暴無漸師古曰卒讀曰

粹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師古曰牢堅也相隨空受封侯

增益陛下之過閒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

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患也師古曰溷音胡

頓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取讀曰娶幸成皇

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至德指謂宣帝召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

暴弃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

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師古曰言常若在願陛下深思先帝

所召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召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

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召為太傅陛

下召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

職在左右師古曰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

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傳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己定陶共王為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師古曰莊襄王始皇之父也華陽夫人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呂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呂為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尊傳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師古曰泠音零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呂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宜皆

副稱之也稱音尺孕反

置吏二千石呂下各供厥職

師古曰謂詹事太僕少府等眾官也

又宜為共皇立

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呂為宜如襄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呂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自己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呂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呂天子其口服呂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

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師古曰墮亦毀也音火規反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師古曰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師古曰浸漸也會有上書言古者師古曰龜貝為貨今師古曰錢易之民呂故貧宜可改幣上師古曰呂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師古曰呂為行錢呂來久難卒變易師古曰卒讀曰粹丹老人忘其前語

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傳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師古曰人徧持其書上呂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師古曰易上繫之辭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快欽上書蘇林曰狀首桂言丹經行無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師古曰此貶黜恐不厭衆心音一瞻反尚書劾咸欽幸得師古曰儒

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師古曰折斷也取其言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師古曰為當治讀曰附事師古曰暴列迺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

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蓋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閒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臻師古曰婁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迺者師古曰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也挺音徒鼎反而說者呂挺為縣名失之遠矣君

內為朕建可改不疑師古曰共立此議也呂君之言博考朝臣君迺希眾雷同外師古曰為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宜為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音頻寐反虛偽壞化濫師古曰呂成俗故屢呂書飭君與救同幾君省過求已師古曰省視也自求諸已不尤人也幾音冀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

君省過求已師古曰省視也自求諸已不尤人也幾音冀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

君省過求已師古曰省視也自求諸已不尤人也幾音冀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

君省過求已師古曰省視也自求諸已不尤人也幾音冀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

君省過求已師古曰省視也自求諸已不尤人也幾音冀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

君省過求已師古曰省視也自求諸已不尤人也幾音冀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

君省過求已師古曰省視也自求諸已不尤人也幾音冀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

君省過求已師古曰省視也自求諸已不尤人也幾音冀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

君省過求已師古曰省視也自求諸已不尤人也幾音冀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

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已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
譏旬旬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始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

師古曰易上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故詔書引之將何已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

慮不周密懷諛迷國師古曰諛許也音虛袁反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

非所已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師古曰恭讀曰恭已君嘗託傳位未忍考

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

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秦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

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者師古曰黃耆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更生黃者也考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親傳聖

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

師識者咸已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師古曰識者謂有識之人也請音材性反四方所瞻

印也師古曰印讀曰仰唯陛下財覽衆心有已尉復師傳之臣師古曰財與裁同復報也音扶月反

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朱

博議尊傅太后為皇太太后丁后為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皇太

后同尊又為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為丞相復與御

史大夫趙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丹所劾奏免

為庶人時天下衰羸委政於丹師古曰言新有成帝之喪斬衰羸服故天子不親政事也丹不深惟褒

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聖

仁昭然定尊號宏已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

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

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已

民葬之定陶隳廢共皇廟師古曰隳音火規反諸造議冷褒段猶等皆徙合浦

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太

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

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理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關內侯師丹

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所已章有德報厥功也其已厚丘之中鄉戶二千一百封丹為義陽侯月餘薨諡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迺絕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師古曰何武舉公孫祿為大司馬王嘉爭益董賢封邑師丹議丁傳不宜稱尊號

考其禍福迺效於後師古曰終曰王莽篡位董賢遇禍丁傳喪敗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

之愛疑於親戚師古曰疑讀曰擬擬比也武嘉區區已一費障江河用沒其身師古曰費障江河是已其身沉沒也費音置

廢黜宏復獲封至王莽執政宏為庶人丹師古曰更互也宏初建議尊號為丹所劾而免爵土及丹受國邑故云互受賞罰也更音工衡反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

師古曰言隨時曲直則廢於正道違迂流俗則其身不安也此古人所已難受爵位者也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漢書八十六

揚雄傳第五十七師古曰自長楊賦以後分為下卷漢書八十七上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已支庶初食

采於晉之楊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謂之采地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師古曰別謂分系緒也楊

在河汾之間應劭曰左傳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楊今河東陽縣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會

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偏楊侯晉灼曰漢名臣奏載

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楊為楊氏食我有罪而楊氏滅無楊侯有楊侯則非六卿所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雄之自序譜諱蓋為疎謬范中行不與知伯同時滅何得言當是時偏楊侯乎偏古

也楊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師古曰巫山今在荊州西南也楚漢之興也楊氏遡江上

處巴江州李奇曰江州縣名也巴郡所治也師古曰遡謂逆流而上也音素而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

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嶧山之陽曰郢師古曰嶧山江水所出也山南曰陽郢縣名也嶧音曼郢音疲有田一

壥有宅一區晉灼曰周禮上地夫一壥一百畝也世世已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

一子故雄亡它楊於蜀師古曰蜀諸姓楊者皆非雄族故言雄無它楊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

詰通而已師古曰詰謂指義也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張晏曰佚音鐵蕩音口

吃不能劇談鄭氏曰劇甚也晉灼曰或作遽遠疾也口吃不能疾言師古曰劇亦疾也無煩作遠也默而好深湛之思師古

曰湛讀曰沈清靜亡為少者欲師古曰者讀曰嗜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師古

曰汲汲欲速之義如井汲之為也不修廉隅曰微名當世師古曰微要也音工堯反微字或作激激發也音工歷反家產不

過十金之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師古曰儋石解在刪通傳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

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師古曰顧反也先是時蜀有司馬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曰為式師古曰擬謂比象也

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

嘗不流涕也曰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應劭曰易曰龍蛇之蟄以存神也師

古曰大行安步徐行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師古曰湛讀曰沈沈謂投水而死廼作書往往撫離騷

文而反之師古曰撫拾取也音之亦反自嶧山投諸江流曰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

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其下類此重音直用反又旁惜誦曰下

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畔牢

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其辭曰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

於汾隅應劭曰蟬嫣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劉德曰鼻始也師古曰維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楊故云始祖於汾隅也嫣音於連反靈宗初謀伯僑

兮流于末之楊侯應劭曰謀謂也言從伯僑以來可得而敘也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虜皇

波應劭曰淑善也言去汾隅從巫山得周楚之美烈也超速也晉灼曰離歷也皇大也師古曰言其先祖所居經河及江也河江四瀆之水故云大波也虜古乎字其下並同因

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蘇林曰潭水邊也鄧展曰淮往也李奇曰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

纍也師古曰記書記也謂弔文也言因江水之邊而投書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

而離紛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辟開也離遭也紛難也言天路不開故使純善貞絜之人遭此難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辟讀曰闕紛纍曰其渙忍

兮暗纍曰其續紛應劭曰渙忍穢濁也師古曰續紛交雜也漢十世之陽朔兮招

搖紀于周正晉灼曰十世數高祖呂后至成帝也成帝八年廼稱陽朔應劭曰招搖斗杓星也主天時周正十一月也蘇林曰言已以此時弔屈原也正皇

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應劭曰平正司法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過於地也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也圖纍承

晉灼曰此雄取離騷辭反之應說是也師古曰應晉二說皆非也自漢十世以下四句不道屈原也此乃雄自論已心所履行取法天地耳自圖纍以下方論屈原云也

地勢之師古注非也蓋謂漢之陸非若原天軌不辟也

此楚三蓬陸蓬蓬
郭生之洲清言不徒
捷于駕鶴也考以上
下任脈例之

此美且不能見美
而作

此言若卷而懷之

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師古曰圖按其本系之圖書也昌美也帶鉤矩而佩衡兮

履欒槍目為纂應劭曰鉤規也矩方也衡平也鄧展曰欒槍妖星也晉灼曰纂履跡也此

音初咸反槍音其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管竈應劭曰貯積也肆放也竈狹也

謂扈江離與辟芷紉秋蘭以為佩之類是也資嫫娃之珍髮兮鬻九戎而

索賴孟康曰嫫媿也嫫媿也鬻髮也鬻珍好無所用也師古曰嫫媿

皆美女也賴利也言屈原以高行仕楚亦猶資美女之鬻賣於九戎而求其利必不得也

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駕鵠之能捷應劭曰蓬階蓬萊之階在

海中西灼曰捷及也師古駢駢駢曰曲躡阻之中則與驢騾

枳棘之榛榛兮緩狄擬而不敢下師古曰

不蚤睹服虔曰靈修楚王也蘇林曰椒蘭令尹子椒子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

容之朱裳應劭曰衿音衿系之衿衿帶也芰陵也師古曰衿音其禁芳酷烈而莫聞

兮固不如褻而幽之離房師古曰褻疊衣也離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

巨麗佳應劭曰眾士競善猶女競容也師古曰淖約善容止知眾嫖之嫉妬兮何

必颺纍之蜚有晉灼曰離騷云眾女嫉余之蜚者師古曰嫖美貌也颺古揚字也蛾眉形

懿神龍之淵潛埃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

處晉灼曰龍埃風雲而後升士須明君而後進國無道則愚誰知其所邪師古曰愍吾纍

之眾芬兮颺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頽而喪榮晉灼曰

原光香奄先秋遇凋生亦不辰也張晏曰慶辭也師古橫江湘巨南淮兮云走乎彼

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虞重華應劭曰舜葬蒼梧在江湘之南屈原欲

走趣也重華舜名也汎音于放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張晏曰舜

反走音奏潭音尋衷音竹仲反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應劭曰陽侯古

君恐不與屈原為黨與精瓊靡與秋菊兮將巨延夫大年應劭曰陽侯古

自投江其神為大波陵乘也言屈原襲陽侯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應劭曰精細靡屑也瓊玉之華也晉灼曰離騷

老冉冉其將至日忽忽其將暮師古曰此又譏屈原云瓊靡秋解扶桑之總轡兮縱

菊將以延年奄奄忽迫喜於未暮何乃自投汨羅言行相反

令之遂奔馳

應劭曰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晉灼曰離騷云總余轡於扶桑聊消搖以相羊屈原言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之入人年得不老日以喻君而反離

朝自沈解纜縱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

應劭曰楚辭云鸞皇為余君使遂奔馳也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先飛後飛廉使奔屬雲師告余以未具飛廉風伯也雲師豐隆也鸞皇俊鳥也晉灼曰已縱其纜使

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

師古曰離騷云蕙薛荔之落葉

雜杜衡與芳芷又樹蕙之百畹雜申椒與菌桂皆以自喻德行芬芳也今何為自投

費椒稱

江湘而乘此芳乎棍大束也漚漬也今漚麻也棍音下本反漚音一構反又音一侯反

費椒稱

呂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

孟康曰椒稱以椒香米飯也離騷曰懷椒稱而要之晉灼曰離騷云索瓊茅以筵筵師古曰索求也瓊茅靈草也筵

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臯

晉灼曰靈氛古音思呂反筵音廷筵音專

不信而遂行

晉灼曰北慕也離騷曰說操築於傳巖兮武丁用之而不疑師徒恐鸚

鵠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

師古曰離騷云鸚鵡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不芳

思瑤臺之逸女

師古曰離騷云吾命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又曰瑤臺之偃蹇兮

初纍棄彼處妃兮更

師古曰離騷云鸚鵡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不芳

伏 抨雄鳩曰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

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鳩為媒兮

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

蘇林曰離騷云登閭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哀高丘之無女女以喻士高丘謂楚也師古曰離騷又云

乘雲蜺之旖旎兮望昆侖曰穆流覽四荒

蘇林曰離騷云登閭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哀高丘之無女女以喻士高丘謂楚也師古曰離騷又云

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

師古曰離騷云駕八龍之委蛇今載雲旗之委蛇師

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

晉灼曰離騷云嗙如蕙以掩涕又曰奏九歌以舞韶師古曰此又譏其哀樂不

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

師古曰離騷云增歎欲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增重也唯言自古聖哲

靈修之不纍改

師古曰離騷云增歎欲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增重也唯言自古聖哲

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

師古曰斐斐往來貌也音芳非反

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

師古曰言孔子去其本邦遲遲系戀意在舊都裴

溷漁父之舖歎兮絮沐浴之振衣

師古曰漁父云何不舖其糟而歎

棄由明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師古曰由許由

師古曰由許由

言何為畏其將鳴
先日隕其芳非

也轉之言進退自有中
通孔子不用於季桓子
及及康子古之則歸
子亦可去可歸不皆必
期且沈也與前折衷
華之注和應

此瞻云容謂王音據文
選注此容字指蜀人楊
莊但雄而與劉歆書
殺非真身。按成紀
始二年春正月王音
三年冬十月皇太后
有司後甘泉泰時
陰后土諸祠則雄
音門下史及薦之待
又列一人故曰容賞

人守道不為時俗所汙然保已全身無殘辱之醜彭咸殷之介士也不得其
志投江而死此又非屈原不慕由朝高蹤而遵彭咸遺蹟蹈也亦之亦反
孝成帝時客

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呂求繼嗣召

雄待詔承明之庭師古曰承明殿在未央宮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曰風師古曰風讀曰風

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雍神休尊明號晉灼曰雍祐也休美之祥也師古曰雍聚也明號謂總三皇五帝之號而稱皇帝也雍讀曰擁同符三皇錄功五帝郵胤錫羨拓迹開

統應劭曰郵憂也胤續也錫與也羨饒也拓廣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修祠泰時后土言神明饒與福祥廣迹而開統也師古曰羨音弋戰反拓音託於是廼命羣

僚歷吉日協靈辰師古曰歷選吉日而合善時也星陳而天行師古曰如星之陳象天之行也詔招搖與泰

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張晏曰禮記云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大陰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鉤陳紫宮外營陳星屬堪輿呂壁壘

兮梢夔魑而扶獠狂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木石之怪曰夔夔神如龍有角人面魑魍也獠狂亦惡鬼也今皆梢而去之師古曰堪輿張說是也屬委也以壁壘委之梢擊也扶笞也梢音山交反魑音虛屬音之欲反扶音丑乙反獠音揆肆反八神奔而警蹕兮振

殷麟而軍裝師古曰自招搖至獠狂凡八神也殷麟盛貌也軍裝為軍戎之飾裝也麟音來忍反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

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張晏曰玉戚以玉為戚秘也晉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也師古曰其音人蒙反秘柄也音秘齊

總總搏搏其相膠葛兮焱駭雲訊奮呂方攘晉灼曰方攘半散也師古曰總也訊亦奮訊也搏音子本駢羅列布鱗鱗師古曰鱗鱗鱗鱗也雜沓兮柴虎參差魚頡而鳥盱

也訊亦奮訊也搏音子本
反訊音信攘音人羊反
師古曰柴虎參差不齊貌也頡盱上下也柴音初蟻反虎音多參音初林反頡音胡結反盱音胡剛又

照爛粲呂成章師古曰翕赫芻霍開合之貌也粲也氣發也蒙天氣下也如霧之集如蒙之合也半散照爛言其方布而光明也芻讀與忽同於是

乘輿廼登夫鳳皇兮翳華芝師古曰鳳皇有車以鳳皇為飾也翳蔽也以華芝為蔽也駟蒼螭兮六素

蚪師古曰四六駕數也言或四或六也螭略綦綦師古曰螭略綦綦也漣淖慘纏師古曰漣淖慘纏也騰清霄

而軼浮景兮夫何旛旒邳偈之旖旎也師古曰騰升也霄曰旁氣也軼過也畫鳥隼曰旛龜蛇曰旒邳偈竿杠之狀也

流星旄呂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師古曰鸞旗星之流如

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師古曰馭然疾意也馭音普萌反馭音先合反陵高衍之崿嶷兮起

紆譎之清澄孟康曰衍無涯岸也紆譎曲折也李奇曰崿音踊嶷音竦如淳曰崿嶷上下衆多貌師古曰衍即所謂嶺衍者也登椽欒而狙

咸皆也
電之照也
威皆也

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師古曰敦讀曰屯屯聚也方並也聲駢隱曰

聲駢隱曰

登椽欒而狙

天門兮馳聞闔而入凌兢服虔曰椽欒甘泉南山也李奇曰和音貢蘇林曰和至也師古曰入陵兢者亦寒涼戰栗之處也兢音鉅陵反

是時未轅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師古曰轅與臻同轅至也通天臺名也繹繹言雖未至甘泉則遙望見通天臺也繹繹

下陰潛已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師古曰慘廩亦寒涼之意也洪大也紛亂雜也錯互也廩讀如本字又音來感反

直嶢嶢已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虜疆度師古曰嶢嶢高貌造至也慶發語辭也疆境也慶量也言此臺至天

其高不可究竟而度量也嶢音堯造音千到反慶讀曰羌慶音大各反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鄧展曰唐道也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言平原之道壇曼然廣大又列樹卒夷於林薄之間也草藜生曰攢薄新雉即辛夷耳為樹甚大非香草也其木枝葉皆芳一名新雉壇音徒旦反曼音莫日反攢

并閭與芟苦兮紛被麗其亡鄂如淳曰并閭其葉隨時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芟苦草名也鄂根也芟音未反苦音括

崇丘陵之駮駮兮深溝欽巖而為谷被皮義反麗讀如本字被麗又音披離蘇林曰駮駮音巨我師古曰駮駮高

送送離宮般已相燭兮封巒石關施靡大狀也嶽巖深險貌也嶽音口衛反

虜延屬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修治之師古曰送古往字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之殺連貌也燭照也封巒石關皆宮名也施靡相及貌屬連也般音盤施音弋爾

於是大夏雲譎波詭摧確而成觀孟康曰言夏屋變巧迺為雲氣水波相之欲反

仰橋首巨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推音經小反師古曰唯音子水反觀謂形也音工喚反經音丑成反

正瀏濫已弘恂兮指東西之漫漫服虔曰恂音敞

徒回回已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亂師古曰言瀏濫猶汎濫弘恂高大也

而周流兮忽軼軼而亡垠師古曰軼軼謂前軼之軼也軼者軒開小木也字與橋同周流周視也軼軼遠相軼也軼音零軼音烏朗反軼音於

點翠玉樹之青蔥兮壁馬犀之璘璠應劭曰璘音鄰音灼曰璠音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眾寶為之用供神也非

金人仡仡其承鍾虞兮嵌謂自然生之而左思不曉其意以為非本土所出蓋失之矣馬犀者馬腦及犀角也以此二種飾殿之壁璘璠文貌

嚴巖其龍鱗師古曰仡仡勇健狀嵌開張貌言其鱗甲開張若真龍之形也仡音魚乙反又音其乞反嵌音火敢反

今乘景炎之炘炘師古曰炘炘光盛貌也

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服虔曰曾城縣圃風昆侖之神也音灼曰嶸嶸概也師古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極其狀

洪臺掘其獨出兮散北極之嶸嶸至也音灼曰嶸嶸概也師古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極其狀

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疎峭嶸嶸然也掘音其勿反掘音竹指反嶸音千旬反又音遵

雷鬱律而巖突兮電倏忽於牆藩服虔曰袂中央也振屋柁也師古曰藩延也榮屋翼也凡此者言屋宇高

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師古曰言屋之高深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

倒景而絕飛梁今浮茂蠓而撒天晉灼曰飛梁浮道之橋也茂蠓疾也師古曰撒猶拂也蠓音莫孔反撒音匹列反又音普結反

左欖槍右玄冥今前燁闕後應門晉灼曰大人賦攬欖槍以為漦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雄擬相如故云余燁闕赤色之闕南方

之帝曰赤燁怒應門正在燁闕之內也師古曰燁音匹遙反陰西海與幽都今涌醴汨汨生川如淳曰言闕之師古曰陰映西海也以及幽都幽都北方絕遠之地也涌醴醴泉涌出汨汨然也汨音于筆反

蛟龍連卷於東厓今白虎敦圉虜師古曰連卷卷曲貌敦敦盛怒也言甘泉宮中皆有此象也卷音拳敦音屯

昆侖覽膠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師古曰連卷卷曲貌敦敦盛怒也言甘泉宮中皆有此象也卷音拳敦音屯

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服虔曰高光宮名也師古曰膠流屈折也溶然閑服貌也方皇彷彿也西清西廂清閑之處也溶音容

飛棟兮神莫莫而扶傾師古曰飛棟其形危殊有神於閣莫之中扶持故不傾也

閶闔其廖廓兮侶紫宮之崢嶸師古曰閶闔空虛也寥廓宏遠也紫宮天

駢交錯而曼衍兮岷嶰隗虜其相嬰師古曰言宮室臺觀相連不絕也岷安施之貌嶰隗猶崔巍也行音

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巨浬成師古曰乘登也雲閣亦言其高入於雲也蒙籠深通

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寬延師古曰言宮室曠大襲然也浬音胡本反

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妙遠肅肅臨淵服虔曰襲繼也架作璇室糾作傾宮以此微諫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亡國

回焱肆其碭駭兮猱桂椒鬱移楊師古曰回焱回風也肆放也碭過

香芬萋巨窮隆兮擊薄櫨而將榮師古曰回焱回風也肆放也碭過

聲駢隱而歷鍾師古曰又言風

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

惟彌環其拂汨兮稍暗暗師古曰彌環吹帷帳鼓貌師古曰拂汨亦

而靚深蘇林曰彌音石慎井彌爾之彌環音宏孟康曰彌環風吹帷帳鼓貌師古曰拂汨亦

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

倕弃其剗剗兮王爾投其鉤繩師古曰倕棄其常法也般讀

雖方征僑與偃佺兮猶仿佛其若夢師古曰倕棄其常法也般讀

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師古曰言驚視聽也

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師古曰言驚視聽也

此蟾之齊當作
例加切

璇題玉英端蛇蟻獲之中應劭曰題頭也穰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觸也張

獲漢言屋中之深廣也開讀曰開蟬音一究惟夫所已澄心清魂儲精垂思師古曰

反蟬音下究反蟻音烏郭反漢音胡郭反以待冀師古曰釐讀感動天地逆釐二神者師古曰釐讀

倫魁應劭曰冠其羣倫魁也師古曰言選擇賢臣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

意師古曰甘棠之惠邵公奭相與齊虐陽靈之宮師古曰齊同也同集於此也

薛荔而為席兮折瓊枝曰為芳師古曰靡織密也謂織織之翕清雲之流

瑕兮飲若木之露英師古曰言其齋戒自新居處飲食皆芳潔集庠禮神之囿

登乎頌祇之堂師古曰頌歌也登建光耀之長旂兮昭華覆之威威服

衆車所東阮兮肆玉鈇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

回張晏曰三危山名也晉灼曰馭車轄也九垓九垓也師古曰假設言周流曠遠風從從

而扶轄兮鸞鳳紛其御師古曰從從前進之意也御猶乘也繫車之垂飾梁

弱水之漚漚兮躡不周之透蛇服虔曰昆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漚漚耳師古曰

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處妃師古曰西

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處妃曾不得施其蛾眉

方望道德之精剛兮睥神明與之為資晉灼曰等天地之付量也

於是欽崇宗祈燎熏皇天師古曰欽敬也崇積崇招繇泰壹舉洪頤樹

靈旗張晏曰招搖泰壹皆神名也服虔曰洪頤旗名也李奇曰欲伐南越樵蒸焜上配

黎四施張晏曰配黎披離也師古曰樵木薪也蒸麻幹也東燭倉海西耀流沙

北曠幽都南煬丹厓服虔曰丹厓丹水之厓也師古曰曠古曠字煬玄瓚鯨鰲拒

壘泔淡服虔曰以玄玉飾之故曰玄瓚張晏曰瓚受五升口徑八寸以圭為柄用灌鯨鰲

泔泔其貌也應劭曰泔淡滿也師古曰鯨音鯨鰲音力幽反泔音胡感反泔音大敢反

選巫咸兮叫帝闔開天庭兮延羣神服虔曰令巫祝叫呼工八門也於是

儼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張晏曰儼贊也師古曰暗藹神之形

事畢功弘回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師古曰三巒即封巒觀名也棠梨宮名偈讀曰憇天閭決

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師古曰天閭天門之闕也決亦開也言德澤普洽無極限也登長平兮雷

鼓殛天聲起兮勇士厲師古曰長平涇水七坂名也殛擊鼓聲也天聲聲至天也聲字或作嚴言擊嚴鼓也厲奮也雲飛揚

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師古曰于日也胥皆也麗美也沛音普大反亂曰師古曰亂者理也

崇崇園丘隆隱天兮師古曰言其高登降刻施單墜垣兮師古曰崩墜上下之道也

力介反施音大爾反單音蠅卷音奉增宮嶮差駢嗟峨兮師古曰增重也嶮差音步千反嗟音材何反峨音娥吟

熒熒响洞亡厓兮師古曰吟熒深遠貌熒响節級貌上天之綽杳旭卉兮師古曰

曰綽事也杳高遠也旭卉疾速也綽讀與載同聖皇穆穆信厥對兮李奇曰對配也能與天地相配也詩云

俵祇郊禋神所依兮師古曰言以祇敬而來徘徊招搖靈遲遲兮師古曰言

處不即去也招音上遙反遊音攝近音又夷反輝光眩耀隆厥福兮師古曰眩音子子孫孫長亡極兮

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師古曰本秦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

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法遠則石關封巒枝馥露寒棠梨師得

遊觀屈奇瑰璋師古曰棠梨宮在甘泉苑垣外師得宮在櫟陽界其餘皆甘泉苑垣內之宮觀也法音祛非木摩而不彫牆

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序曰宣王考室也考謂成也般庚殷王名也遷謂遷都也

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也唐虞謂堯舜也採椽木也三等上階三等言不過也椽音采又音菜其字從木且其為已

上比於帝室紫宮師古曰帝謂天也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黨鬼神可也師古曰

又日黨音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師古曰法從者以言法當從耳非失禮也一日從法

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已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師古曰參三神也麗偶也又言屏

玉女卻慮妃已微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

后土上廼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師古曰橫橫度之也湊趣也既祭行遊介山回安

邑師古曰介山在汾陰東北回謂繞過顧龍門覽鹽池師古曰龍門山在今蒲州龍門縣北鹽池在今虞州安邑縣南登歷觀師古曰歷山上有觀也晉

陟西岳已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已思唐虞之風

約曰在河東蒲阪縣

此賦云賦家之心當以子雲此言思之無非六義之風非苟為夸飾也其或本項功德而及身侈靡淫而非則是司馬班揚之罪人矣

師古曰陟升也西岳華山之上高峻故言以望八荒殷都河內周在岐嶽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皆可相見故云迹殷周之墟思唐虞之風也虛讀曰墟

羨魚不如歸而結罔師古曰言成帝追觀先代遺迹思欲齊其德號故雄勸令自與至治以儆帝皇之風還上河東賦曰

勸其辭曰伊年暮春將瘞后土師古曰伊是也謂是祠甘泉之年也祭地曰瘞瘞故云瘞后土瘞音乙例反禮靈祇

謁汾陰于東郊師古曰京師之東故曰東郊也因茲巨勒崇垂鴻發祥隕祉欽若神明

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師古曰勒崇垂鴻勳名而垂鴻業也隕降也祉福也欽敬也若順也鑠美也越曰也巳辭也言發祥降福敬順神

明其事盛美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廼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

不可盡載師古曰翠鳳之駕天子所乘車為鳳形而飾以翠羽也先景為馬行速疾常在景前也掉犇星之流旃彊天狼之威弧

張耀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張晏曰雲梢梢雲也師古曰梢與旃同旃者旌旗之流以雲為旃也

被音皮奮電鞭駮雷輜師古曰輜衣車也淮南子云電以為輜策雷以為車輪故維用此言也鳴洪鍾建五旗師古曰洪大也尚書大傳云天子左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之鍾左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右五鍾皆應漢舊儀云皇帝車駕建五旗蓋謂五色之旗也以木牛承其下取其負重致遠

義和司日顏倫奉輿師古曰倫古善御者也義和日御名風發颺拂神騰鬼趨師古曰颺回風也趨走也颺音

必遙反趨音子笑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師古曰霆亂言如雷霆之盛而亂動也屈橋師古曰捷貌屈音其勿反橋音其召反

嘻旭旭天地稠敷師古曰稠敷動搖貌師古曰嘻嘻旭旭自得之貌嘻音許其反稠音徒弔反敷音五到反簸丘跳密滯涇

躍涇師古曰山小而銳曰巒言車騎之威句秦神下警跣魂負診蘇林曰秦文公時庭中有怪化為牛

走到南山梓樹中伐梓樹後化入豐水文公惡之故作其象以厭焉今之茸頭是也故曰秦神服

虞曰診河岸之坻也晉灼曰診渚也師古曰跣也言此神怖警下入水中自蹈其魂而負診渚

蓋戚懼之甚也師古曰之亦反坻音直尸反

河靈覆賜爪華蹈衰蘇林曰河靈巨靈也華華山也衰衰山也掌據

師古曰覆賜驚動之貌覆音覆賜音賜二音並通爪古掌字凡言

此者以車騎之眾羽旄之盛故秦神河靈莫不恐懼而自放之

遂臻陰宮穆穆肅肅師古曰陰宮汾陰之宮也穆穆靜也肅肅敬也

蹲蹲如也師古曰陰宮汾陰之宮也穆穆靜也肅肅敬也靈祇既鄉五位時敘師古曰鄉讀曰嚮服

虔曰五位師古曰網緼天地合氣也玄黃天地色也易下繫辭

網緼玄黃將紹厥後師古曰網緼天地合氣也玄黃天地色也易下繫辭

色也天玄而地黃將大也言天地之氣大

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師古曰靈輿天子之輿也容服

而安豫也師古曰龍門山禹鑿之以通河巨覽虛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師古曰龍門山

瀝沈蓄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師古曰瀝分也蓄古炎字也沈災洪水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

游曰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師古曰舜耕瞰帝唐之嵩

高兮脈隆周之大寧

師古曰脈脈皆視也帝唐堯也高亦高也高高者謂孔子云巍巍

遺蹟也大寧者詩大雅云濟濟多士

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一曰堯曾遊於陽城故於嵩高山脈其

文王以寧職音苦濫反脈即寬字

應劭曰睨不正視也彭城項羽所都也晉灼曰咳下項羽敗處也師古曰汭

汭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咳下與彭城

往意也低個猶言徘徊也行且也意且欲往觀也汭音于筆反睨音五系反

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嶢

嶢嶢謂嶢嶢而嶢嶢也嶢音堯嶢音士耕反

而來迎兮澤滲離而下降

師古曰霰古霏字霰霏雲起貌澤雨露也滲離

條其幽藹兮滃汎沛曰豐隆

師古曰皆雲雨之貌滃音烏孔

兮呵雨師於西東

師古曰言皆從命也

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

師古曰

何足與比功

服虔曰函夏諸夏也師古曰函包

之曰羣龍

張晏曰乾六交悉稱龍也

麗鈎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

師古曰鈎芒東方神蓐收西方

躡三皇之高蹤

師古曰軼亦

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

服虔曰

其十二月羽獵

服虔曰

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曰奉郊廟御

師古曰財讀與纒

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

師古曰財讀與纒

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

師古曰財讀與纒

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

應劭曰繡雅廟中路謂之唐

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少木茂

師古曰益臣名也任以為虞虞王山澤

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曰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

師古曰

曰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

師古曰

宿昆吾

晉灼曰鼎胡宮也黃圖以為在藍田昆吾地名

此詩此狀登華之峻

前漢書卷之七

柞師古曰旁音步浪反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師古曰瀕音頻又音賓周衰數百里師古曰衰長也

音穿昆明池象滇河師古曰滇音丁賢反營建章鳳闕神明駁娑師古曰駁音先合反

娑音先娑音先漸臺泰液師古曰漸臺在泰液池中漸浸也言為池水所浸也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師古曰蓬萊音先合反

日海中三山名法效象之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師古曰垂音賁尚泰奢麗誇

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營師古曰營謂圍守也尚泰奢麗誇

謂師古曰謂大也音許利反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師古曰三驅古射獵之等也一為籩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也

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師古曰折中音折中泉臺服虔曰魯莊公築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為之而毀之勿居而已

今楊雄以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修而巳當以泉臺折中也故聊因校獵賦師古曰校獵謂圍守禽獸而大獵也風讀曰諷其辭曰

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設或人云言儉質者皆舉伏戲神農為之

於下也論者雄自謂也彌猶稍稍也諸家之釋皆不當意徒為煩雜故無所取論者云否各亦竝時而得宜奚必同條

而其貫師古曰所尚不必同也則泰山之封鳥得七十而有二儀孟康曰言封禪各異也師古曰若不如是於何

得七十儀也師古曰是已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師古曰爽差也

創業垂統皆無差忒五帝三王誰是誰非言文質政教各不同也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

虜侔訾貴止與天虜比崇師古曰頌漢德也玄宮言清淨也訾與贊同齊桓曾不足使扶藪

楚嚴未足已為驂乘陞三王之阼薛嶠高舉而大興師古曰薛亦僻字也

反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闕師古曰寥廓空曠也登闕高遠也寥音聊建道德已為師

友仁義與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師古曰北方色黑故曰隆烈者陰氣盛萬物權

輿於內徂落於外師古曰權輿始也徂落死也言草木萌芽始生於內而枝葉凋毀死傷於外也帝將惟田于靈之

囿師古曰靈囿有靈德之苑囿也詩大雅靈臺之篇曰王在靈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孟康曰西北為不周風謂冬

已終始顛項玄冥之統應劭曰顛項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也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

西馳闔闔張晏曰東至昆明之邊也師古曰昆明池邊也闔闔門名也闔讀與閭同也又音吐郎反儲積共侍戍卒夾道師古曰

日共讀曰供斬叢棘夷野草師古曰夷平也禦自汧渭經營鄠鎬應劭曰禦禁也師古曰將獵其中故止禁不得

人行及獸出也汧渭以東師古曰汧音記反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師古曰章皇周流言布

日月皆從中出入而天地之際杳然縣遠也說爾迺虎路三歲已為司馬圍經百

里而為殿門

晉灼曰路音落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應劭曰外門為司馬門殿門在內也師古曰落纍也以繩周繞之也三變三峯聚之山也變音子公反

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

應劭曰虞淵日所入鴻濛沆茫碣曰崇山師古曰鴻濛沆茫廣貌貌碣山

特立貌鴻音胡孔反濛音莫孔反沆音胡浪反茫音莽碣音竭

之東

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服虔曰白楊觀名 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鎔邪而羅者已萬計師古曰賁孟賁也育夏育也皆古之勇士也鎔邪大戟也羅列遮禽獸鎔音莫邪音戈奢反 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壅之罟靡日

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

如淳曰垂天言長大如天之垂也 青雲為紛紛紅蜺

為縹屬之虜昆侖之虛

師古曰紛耗也縹系也屬綴也昆侖西極之山也縹音下夫反屬音之欲反虛讀曰墟 渙若天星

之羅浩如濤水之波

師古曰天星之羅言布列也濤水之波言廣大 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師古曰淫淫與與往來貌

欖槍為闐明月為候

孟康曰闐闐戰自障蔽如城門外女垣也 熒惑司命天弧發射張晏曰熒惑法使司

不祥天弧虛

危上一星也 鮮扁陸離駢行必路師古曰鮮扁輕疾貌駢行言其並廣大也必次比也

徽車輕武鴻網捷獵

師古曰徽車有徽熾之車也鴻網直馳貌捷獵相差次也鴻音胡孔反網音徒孔反捷音捷 殷殷軫軫

被陵緣阪窮冥極遠者相與迓

師古曰殷軫盛也冥幽深也殷讀曰隱 羽騎

注孫彛星在參星南

營營眡分殊事

蘇林曰眡明也師古曰營營周旋貌 續紛往來鞞轡不絕若

光若滅者布虜青林之下

孟康曰鞞轡連屬貌如淳曰鞞音雷鞞音盧師古曰續紛眾疾也鞞轡環薄也續音匹人反 於是

天子迺呂陽鼂始出虜玄宮

師古曰陽朝日出之後也北方之宮故曰玄宮 撞鴻鍾建九流六白

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

服虔曰蒙公蒙恬也孟康曰神名也師古曰服說也是也並音步浪反 立歷天之

旂曳捎星之旃

師古曰歷經也捎猶拂也歷天梢雲言其高也捎音所交反 辟歷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辟

缺天隙電照也師古曰言獵火之耀 萃從允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應劭曰

關為八鎮如淳曰不言九者鎮在中天子居之故也師古曰戲讀曰麾謂指麾八鎮使之開關也從音先勇反又音叢溶音容 飛廉雲師吸噉瀟率

鱗羅布列攢巨龍翰

師古曰吸噉開張也瀟率聚斂也言布列則如魚鱗之羅攢聚則如龍之豪翰噉音許蕤反瀟音蕭翰合韻音韓 秋秋

踏踏入西園切神光

師古曰秋秋踏踏騰驤之貌切神光者言車之衆飭相切靡而光起有若神也踏音千羊反 望平樂徑行

林

張晏曰平樂館名也 蹂躪同踐蘭唐師古曰惠蘭惠草之圃也 舉彘烈火轡者

施披

師古曰轡者御人執轡也 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師古曰方馳並驅也校 虓虎之陳從橫

膠輻焱泣雷厲躡駢駘

服虔曰虓音哮鄧展曰泣音粒師古曰哮虎之陳謂勇士奮怒狀如猛獸而為行陳也泣焱風疾貌也躡駢駘音

此猶云文選注此高曰
多說天子事必是長
則此注中亦注為長

聲響衆盛也哮音火交反轉音葛讀音凡入
反駢音昔萌反駢音力莖反磁音口蓋反
音五
合反
讀曰響
師古曰響
東西南北騁者奔欲
師古曰言隨其所欲而各馳騁取
之也者讀曰響欲合韻音之樹反
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

騰空虛距連卷
張晏曰連卷之木也師古
曰距即距字也卷音拳
蹕天矯娛澗
師古曰蹕走也天矯亦木枝曲也娛戲也蹕
在司馬相如傳蹕音側略反
騰空虛距連卷
張晏曰連卷之木也師古
曰距即距字也卷音拳

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森林叢
師古曰莫莫塵埃
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栢掌疾黎
履般首帶修蛇
師古曰蹶
蹶密阮超唐陂
師古曰蹶
蹶密阮超唐陂

爲之生塵
師古曰莫莫塵埃
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栢掌疾黎
履般首帶修蛇
師古曰蹶
蹶密阮超唐陂

獵蒙龍麟輕飛
師古曰蒙龍草木所蒙蔽處也麟
轆也輕飛猶言輕禽也麟音吝
車騎雲會登降闡藹
師古曰闡
闡藹

木仆山還漫若天外
如淳曰還音旋言
山爲之回旋也
儲與庫大溥
師古曰晏

聊浪乎宇內
服虔曰儲與相羊也溥水尾也師古曰
聊浪言游放也與音餘溥音普浪音琅
於是天清日晏
師古曰晏

此語云三劉以爲烏
獲夷昇既勝服虔
但此下更有昇氏控
弦之文

逢蒙列背羿氏控弦
師古曰逢蒙及羿皆古
善射者列整也控引也
皇車幽輻光純天地
李奇曰純

望舒彌轡
師古曰望舒月御也彌斂也言天子之車
一轄反純音之允反
翼乎徐至於

上蘭
音灼曰上蘭
移圍徒陳浸淫楚部
師古曰部軍之部校也言
相聚逼而重聲音千欲反
曲隊堅重各

按行伍
師古曰隊亦部也按依也
壁壘天旋神扶電擊
師古曰言所扶擊如鬼
神雷電也扶音丑乙反逢

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
師古曰

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
師古曰罕車車中
之車也聿音疾貌
蹈飛豹緝噪陽

追天寶出一方
應劭曰天寶陳寶
也音灼曰天寶雞

應駢聲擊流光極盡山窮囊括其雌雄
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駢然有聲
又有光精也應劭曰下時窮極山

沈沈容容遙噓虜紘中
師古曰口內之
上下名爲噓言

三軍茫然窮冗闕與
孟康曰尤行也闕止也言
三軍之盛窮闕禽獸使不

宜觀夫票禽之繼隃犀兕之抵
師古曰宜讀曰但票禽輕疾之禽也繼與隃同繼度

觸熊罷之挈攫虎豹之凌遽
師古曰宜讀曰但票禽輕疾之禽也繼與隃同繼度

也隃與隃同隃牽引也攫搏持之也凌戰栗也遽惶

也票音頻妙反雖音七制反獨合韻音 徒角搶題注賦竦驚怖魂亡魄失觸輻

昌樹反擊音女居反攪音鑿遠音詎 關脰 師古曰徒亦但也槍猶刺也題頷也脰頸也言眾獸迫急以角搶地以

安發期中 進退履獲 師古曰言矢雖安發而必 創淫輪夷丘累陵聚 師古曰淫過也夷平也

言創過大血流平於車 輪也丘累陵 於是禽殫中衰 師古曰殫盡也中 相與集於靖冥之館 晉灼曰靖冥

聚言其積多 呂臨珍池灌巨岐梁溢巨江河 師古曰梁梁山也服虔 東瞰目盡西暢亡

師古曰瞰視也目盡極 隨珠和氏焯燦其陂 師古曰焯古灼字也焯 玉石譬釜

望無厓也言廣遠也 眩耀青瑩 師古曰玉石之似玉者也譬釜高銳貌青瑩言 漢女水潛怪物暗冥

師古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弄大珠大如荆 玄鸞孔雀翡翠垂榮 師

不可殫形 應劭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弄大珠大如荆 玄鸞孔雀翡翠垂榮 師

日言其毛 王睢關關鴻鴈嚶嚶 師古曰王睢雉鳴也關關和聲 羣娛虐其中

羽有光華 嚶嚶昆明 師古曰娛戲也昆同也娛 鳧鷖振鷺上下 碎磕聲若雷霆 師古曰

即今之野鴨也鷖鳧屬也鷖白鳥也振者言振羽翼而飛也詩大雅曰鳧鷖在涇周頌曰 乃使

振鷖于飛二者皆水鳥也言其羣飛上下翅翼之聲若雷霆也鷖音鳥奚反碎音昔萌反 文身之技水格鱗蟲 服虔曰文身越人 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碣薄索

蛟螭 師古曰嚴言不可犯也嚴水岸欽嚴之處也碣曲 蹈獫狝據鼃鼃 蘇林曰鼃鼃

狗在水中食魚鱗小 扶靈蟻 鄭氏曰扶音法應劭曰蟻大龜也雄曰毒冒雌曰蟻 入洞穴

出蒼梧 晉灼曰洞穴禹穴 乘鉅鱗騎京魚 師古曰京大也或 浮彭蠡自有虞

應劭曰彭蠡大澤在豫章師古曰目猶視 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 師古

也望也有虞謂舜陟方在江南言遙望也 鞭洛水之慮妃餉屈原與彭胥 師古曰彭彭威胥伍

在蛤中若懷妊然故謂之胎 鞭洛水之慮妃餉屈原與彭胥 師古曰彭彭威胥伍

也椎音直在反其字從木 雅頌揖讓於前 師古曰 昭光振耀嚶習如神 師古曰嚶嚶習如神

狄武義動於南鄰 師古曰南方有金鄰之國極 是呂旃裘之王胡貉之長

移珍來享抗手稱臣 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師古曰貉東北夷也享獻 前入圍口

後陳盧山 孟康曰單于 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 師古曰常伯侍中也解在谷承

喟然稱曰 師古曰喟歎息 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呂侈

茲太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

此務云洞水即具區 之洞庭必潛行地底 無所不通之地理 李善注引郭璞山 海注注得之

此務云洞水即具區 之洞庭必潛行地底 無所不通之地理 李善注引郭璞山 海注注得之

也張晏曰俞然也師古曰俞音踰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如淳曰三靈日月星辰象之應也師古曰流者

言其和液下流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

侈孟諸師古曰雲夢楚藪澤名也春秋昭公二年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孟諸宋藪

非章華是靈臺師古曰言以楚靈王章華之臺為非而周文王靈臺之制為是也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師古曰罕希也

徂往也土事不飾木功不雕承民乎農桑師古曰承舉也勸之已弗迫儕男女

使莫違師古曰儕耦也違謂失婚姻時也儕音仕皆反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

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師古曰虞與娛同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

臣之有亡放雉菟收罝罟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師古曰芻所以餵牛馬蕘草薪蓋所

已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師古曰洪大也鬯與暢同暢通也加勞三皇

勗勤五帝不亦至乎迺祇莊雍穆之徒師古曰祇莊敬也雍穆和也立君臣之節崇

賢聖之業未皇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師古曰皇暇也因回軫還衡師古曰軫輿後橫木也衡轅前橫木也背阿房反未央

楊雄傳第五十七上

藝文志卷之四

漢書八十七上

揚雄傳下第五十七

漢書八十七下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曰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

斜東至弘農南岐漢中師古曰褒斜南山二谷名也漢中今梁州也斜音大舍反張羅罔罾捕熊羆豪

豬虎豹狄獾狐菟麋鹿師古曰狄似獼猴仰鼻而長尾獾亦獼猴類也長臂善搏獲身長金色飲音弋按反獲音獲載曰檻車

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名也在盩厔縣其中有射熊館曰罔為周法李奇曰法應禽獸罔也師古曰法音法縱禽獸

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

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曰為

主人子墨為客卿曰風師古曰藉借也風讀曰諷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

人曰蓋聞聖王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師古曰言憂百姓也今年獵

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師古曰太華即西嶽華山椽截薛而為弋紆南

山曰為罾師古曰截薛即所謂峩峩山也在京師之北凡言此者示獵圍之寬廣也截薛音截蓄又音才葛反又音五葛反羅千乘於林莽

李云翰林字姪此

列萬騎於山隅

師古曰草平日莽

帥軍辟陸錫戎獲胡

師古曰辟足楚之也錫戎獲胡言以禽獸賦戎狄令胡人獲取

之醉音才恤反搯熊羆拖豪豬

師古曰搯捉持之也豪豬一名豕獾也自為牝牡者也搯音尼拖音伦獾音完

木雍槍纒曰為儲

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纒為外儲也服虔曰儲音猶言有餘也師古曰儲時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纒繩連結以為儲胥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槍音干羊反纒音力佳反此

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民二旬有餘其屢至矣師古曰

曰屢古勤字而功不圖張晏曰不可圖畫以示後人師古曰此說非也圖謀也言百姓其勤勞矣而不見謀瞻恤之事恐不識者外之則

曰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曰為乾豆之事師古曰乾豆三驅之一也乾豆者言為脯羞以充實豆薦宗廟豈

為民乎哉且人君曰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師古曰澹泊安靜也澹音徒濫反泊音步各反又音魄今

樂遠出曰露威靈師古曰露謂顯暴不深而數搖動曰罷車甲師古曰罷讀曰疲本非人王之

急務也蒙竊或焉師古曰蒙謂蒙蔽也翰林主人曰吁謂之茲邪師古曰吁疑怪之辭也謂茲邪猶云何為

如此也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者也僕嘗倦

談不能一二其詳師古曰詳悉也請略舉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師古曰凡大指也切要也客曰

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竄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

而爭之應劭曰淮南子云堯之時窳窳封豶豨齒皆為民害窳窳類貍虎瓜食人服虔曰窳齒長五寸似豨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民也師古曰封大也窳音於黠

反窳音愈豪俊糜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安師古曰黎衆康安也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

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票昆侖師古曰票猶言搖動也首匹昭反提劍而叱之

所麾城櫜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櫜音車櫜之櫜師古曰櫜舉手擬之也一日之戰不可殫記師古曰殫盡也

不可盡記言其多也當此之勤頭蓬不暇疏飢不及餐師古曰蓬謂髮亂如蓬也鞮蓋生蟣蟲介

胃被霑汗師古曰霑音沾即兜鍪也觀音丁奚反整音年蟣音居意反曰為萬姓請命虛皇天迺展民之所

誦振民之所乏師古曰展申也振起也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

師古曰密靜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志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

鞜不穿師古曰言不穿敝而已無取紛華也鞜革履音踏大夏不居木器無文師古曰大夏夏屋也於是後宮

賤璚瑁而疎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琢之巧師古曰琢刻鏤也琢音築惡麗靡而不

近斥芬芳而不御師古曰斥却也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

師古曰衍音弋戰反幼音一笑反眇音妙是曰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師古曰玉衡天儀也太階解在東方朔傳其後熏鬻作

虐東夷橫畔

師古曰虐音弋六反橫音胡孟反

羌戎睚眦閩越相亂

師古曰眦音仕懈反睚音五懈反眦音仕懈反睚字

或作睚眦者怒其目骨也音工喚反

遐萌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

師古曰於音遠也於是聖武勃怒

爰整其旅迺命票衛

師古曰票音驕霍去病衛衛青也

汾沔沸渭雲谷電發

師古曰汾沔沸渭奮擊貌汾音

紛紛疾如奔星

疾如奔星

疾如奔星

擊如雷霆

師古曰雷霆音急者音廷

輶輻破穹廬

應劭曰輶輻匈奴車也師古曰穹廬

應劭曰輶輻匈奴車也師古曰穹廬

鶻余吾

師古曰鶻音塗沙幕地鶻入余吾水言其大破死亡鶻古隨字

遂獵乎王廷

孟康曰匈奴王廷也

毆豪宅燒燿蠡

師古曰梨與燿同謂

夷阮谷拔鹵莽刊山石

師古曰鹵莽淺草之地也阮音口衡反莽音莫戶反

蹂屍與廝係累老弱

師古曰蹂屍與廝係累老弱

曰言已死則蹂踐其死破傷者則輿之而行也廝破折也音斯累音力追反

充鋌癡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

如淳曰充括也

孟康曰癡者馬脊創癡處也蘇林曰以音字為音字者音債之者鏃者其頭也師古曰鋌鐵於小

孟康曰癡者馬脊創癡處也蘇林曰以音字為音字者音債之者鏃者其頭也師古曰鋌鐵於小

如蘇氏以音字為音字者依其所釋則括及鋌所傷皆有癡又若金鏃於頭上而過傷者亦多矣用字既分別句不同據今書本多作者字宜從孟說鋌音蟬又音延著音竹略反矜音巨中反

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

如淳曰叩頭時頂下向則頷樹上向也師古曰樹豎也頷音一胡感反服音豬北反蛾與蟻同蛾伏者言其伏如蟻也

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

師古曰惕息懼而小息也意出入氣也

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

師古曰幽都北

方語匈奴回戈邪指南越相夷

師古曰夷傷也

靡節西征羌熨東馳是日遐方

疎俗殊鄰絕黨之城

師古曰疏亦遠也鄰邑也

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躋

足抗手請獻厥珍

師古曰厥舉也音僑

使海內澹然

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

永亡邊城之災金

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道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

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

之師古曰樵夫采樵之人故意者曰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

師古曰罔靡皆無也殺衰也音

師古曰罔靡皆無也殺衰也音

所例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

服虔曰肆棄也師古曰肆放也

廼時曰有年出兵

整輿竦戎

師古曰有年有豐年也因豐年而時出兵也竦勸也

振師五祚習馬長楊

師古曰振亦整也祚與祚同

簡力

狡獸校武票禽

師古曰校計量也票禽輕疾之禽也票音頻妙反又音匹妙反

廼萃然登南山

師古曰廼亦整也萃集也

瞰烏弋

服虔曰三十六國烏弋最在其西師古曰瞰遠視也音口濫反

西厭月蝟東征日域

服虔曰蝟音窟穴月蝟月所生也師古曰日域日初出之處也厭音

一涉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曰此取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

夷而不禦也師古曰禦止也是呂車不安朝日未靡旃從者仿佛翫屬而還

張晏曰從者見仿佛委釋迴旋師古曰車不安朝未及止也日未靡旃不移景也仿佛讀曰髣髴翫古季字也屬音之欲反還讀曰旋也亦所呂奉太宗之

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師古曰虞與娛同合韻音牛具反使農不輟

糞工不下機師古曰機摩田之器也音憂婚姻呂時男女莫違師古曰已出愷弟行簡

易矜劬勞休力役師古曰易合韻音弋赤反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

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磬之虞孟康曰碣磬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磬而盛怒也師古曰鞀古鞀字鞀小鼓也鞀音

一轄反桔隔鳴球掉八列之舞師古曰桔隔擊考也鳴球玉聲也掉搖也搖身而舞也一日桔隔彈鼓也鳴球以玉飾琴瑟也桔音居點

反球音求又音酌允鑠有樂胥張晏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義以當酒帥禮樂以為肴也師古曰小雅中攻之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周頌酌

之詩曰於鑠王師小雅桑扈之詩曰君子樂胥故引之為言也音先呂反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師古曰大

詩曰雍雍在宮肅肅在廟小雅桑扈之詩曰受天之祐祐幅也音戶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

也師古曰大雅早麓之詩曰梯弟君子神所勞矣勞謂勞來之猶言勸勉也故維引之公勞音郎到反方將俟元符師古曰元善也符瑞也曰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

馳騁梗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眾庶盛狄獲之收

多麋鹿之獲哉且盲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師古曰離婁古明曰者一號離朱燭照也

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

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師古曰允信也迺今日

發矇廓然已昭矣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

二千石師古曰離著也音麗時雄芳草太玄有曰自守泊如也師古曰泊安靜也音步各反或謝

雄呂玄尚白師古曰玄黑色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故無祿也而雄解之號曰解謝其辭曰客

謝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師古曰綱為衆人之綱紀也不生則已生則上尊

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師古曰析亦分也儋荷負也懷人之符分人之

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師古曰青紫謂綬之色也紆紫也拖音吐賀反又音徒可反今子幸得遭明盛

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師古曰同行謂同行列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

曰金門金馬門也音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也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

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師古曰從顧而作太玄五千

文師古曰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

天大者含元氣織者入無倫師古曰織嚴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纜給事

黃門師古曰纜淺也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師古曰拓落

託僅得也也纜音才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

師古曰跌足失厝也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亦族跌音徒結反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師古曰謂戰

合為六七師古曰十二謂魯衛齊楚宋鄭燕秦韓趙魏中四分五割並為戰國灼

曰道其分離之意四分則交五而裂如田字十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

翮恣意所存師古曰言來去如鳥故士或自盛曰橐或鑿坏曰遁應劭曰

素謂范唯也鑿坏謂顏闔也魯君問顏闔賢欲以為相使者往聘因鑿後垣而亡坏壁也蘇林曰坏音陪師古曰又音音回反是故騶衍曰頡亢而取

世資應劭曰沂齊人也著書所言皆大事故齊人曰談天衍遊諸侯所言則以為迂濶遠於

孟軻雖連塞猶為萬乘師張晏曰連塞難也言值世今天漢左東海右渠

搜前番禹後陶塗如淳曰小國也師古曰陶駘馬山北游上今此云後陶塗則是北東

南一尉孟康曰會稽西北一候孟康曰汝徽曰糾墨製曰質鈇師古曰言有罪

尤惡者則斬以鈇質也徽糾墨皆繩也質鉞也鈇坐刃也音膚鉞音竹林反散曰禮樂風曰詩書師古曰曠曰歲月結

曰倚廬孟康曰在倚廬行服三年也應劭曰漢律以不為親行三年服天下之士雷

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師古曰八家家自己為稷契人人自

曰為咎繇戴繼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師古曰繼緝髮五尺童子羞

比晏嬰與夷吾師古曰夷吾管仲也羞比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

且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執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

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字或作馬鳥字

昔三仁去而殷虛師古曰論語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下諫而死孔子二老歸

而周熾應劭曰二老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師古曰伯五殺入而

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師古曰五殺謂百里奚也買范雎曰折摺而危穰侯

晉灼曰摺音拉字也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師古曰噤吟領頤之貌澤從唐舉相謂之曰聖人

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音魚歸反舉合韻音居御反

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師古曰章句小儒也患合韻音胡關反故世亂則

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

而相孟康曰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為夷門卒秦伐趙趙求救無忌將十餘人往蘇

或橫江潭而漁師古曰漁父也師古曰江潭而或七十說而不

遇應劭曰或立談閒而封侯或枉干乘於陋巷應劭曰齊有小臣稷桓

是曰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師古曰信室

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罅罅取隙乖離之漸則當今縣令不

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師古曰自高言奇者見疑

行殊者得辟師古曰是曰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

此語云此言丁傳筆也賢方將顛仆何三葉

師古曰蛇屈也鄉使上世之士處虛今師古曰鄉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

非方正獨所抗疏時道是非師古曰抗舉也謂上之也疏者高得待詔下觸

聞罷師古曰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

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師古曰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視火聽

存師古曰攬筆妄有傳執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

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師古曰靜合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

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今子迺曰鴟梟而笑鳳皇

執蠖螟而嘲龜龍師古曰蠖螟蜥蜴也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

亦笑子之病甚不遭吏跗扁鵲師古曰二人皆古之良醫也跗音甫無反悲夫客曰然則靡

玄無所成名乎師古曰范蔡曰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

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師古曰髀音也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師古曰翕斂也

激印萬乘之主

如淳曰印怒也言秦安得王獨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蘇林曰

界謂其兄弟使疏應劭曰

當也師古曰言當其際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頤折頰涕

湮流沫

師古曰領面頤也音飲

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

張晏曰蔡澤說范雎以功成身退禍福之機適值雖有開於上因時也師古曰天下已定

金華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

師古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掉音徒鈞反解在

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

師古曰枹音學解甲投戈

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師古曰甫刑靡敝秦法酷烈散也音縻聖漢權制

而蕭何造律宜也

師古曰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詩非也

音布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

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蕭規曹隨師古曰

曰隨從也言蕭何始作規模曹參因而從之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隤師古曰砥

人益山旁堆欲墮落日既應劭以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師古曰

為天水龍氏失之矣氏音丁禮反日非唯其人瞻知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

乃會持之可為也時則凶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孟康曰秦昭王趙成王改於此臺高相如前折昭

謂齊登入秦秦不與趙地相如詭取其璧使人間以歸趙也史記始四皓采榮於南山

皇本紀云章臺在渭南而秦趙會飲適在臨池非章臺也孟說失之票騎發迹於祁連

師古曰榮者謂聲名也二口榮謂草木之英采取以充食對策金馬門

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曰割損也

也祁音止夷反君是損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雄呂為賦者

將呂風也師古曰風讀曰諷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

使人不能加也師古曰言專為廣大之言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師古曰言其末

故觀覽之者但得浮華而無益於諷諫也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呂風師古曰風帝

反縹縹有陵雲之志師古曰縹音匹昭反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師古曰繇

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師古曰髡音皆滑稽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

亭林三名字是又字之孫文選可從

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師古曰而大潭思渾天師古曰潭深也渾天參摹

而四分之蘇林曰三拆而四分天之宿度甲乙也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晉灼曰据今據字也據猶位也處也

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

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

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

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顯項之歷焉極之曰三策蘇林曰三三而

音食關之曰休咎緝之曰象類晉灼曰緝雜也師播之曰人事師古曰文之

曰五行擬之曰道德仁義禮知無王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

不虛生為其泰曼悲而不可知張晏曰曼音滿悲音緩師古曰曼悲不分故有

首衝錯測攤瑩數文掇圖告十一篇晉灼曰攤音離脈度曰皆曰解剝玄

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師古曰玄中之文雖有章句其旨深玄文多故

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大深眾人之不好也雄

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楊子曰凡著書者為眾人之所好也

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此耳師古曰此和也音類反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閱意

眇指師古曰眇讀曰妙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師古曰旁薄

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師古曰寤也茲年言其久也不寤不曉其意費精神於此而煩學

者於彼師古曰費讀曰但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始不可乎師古曰

殆近也放楊子曰俞師古曰俞然也音喻若夫闕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

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

深師古曰麗者日月星辰之所著也彌廣也音通也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師古曰玉實美麗如金玉也彼豈好為艱

難哉執不得已也師古曰已止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虛天師古曰蚪螭

必聳身於倉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撼膠

葛騰九闕師古曰葛騰也騰葛上清之氣也騰升也九闕九天之門橫音橫音居足反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

六合耀八紘師古曰燭照也六合謂天地四泰山之高不嘒嘒則不能浮滄

雲而散歆烝師古曰嘒嘒高貌也浮滄盛也是曰必犧氏之

作易也師古曰必音伏縣絡天地經曰八卦文王附六爻師古曰因孔子錯其

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

不温純深潤則不足曰揚鴻烈而章緝熙師古曰造化鴻大也蓋胥靡為

宰李奇曰造化之神宰割萬物也張晏曰首寂寞為尸李奇曰道化大味必淡大音

必希師古何核存以形以辨力句以修砂方色而或累為句

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目師古曰形之美者不可材力甘任之目師古曰

也音胡本反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師古曰衍今夫弦者高張急徽

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師古曰徽琴徽也所以表發撫抑之處追趨逐者

試為之施咸池掄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師古曰掄引也和應

反是故鍾期死百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眾鼓師古曰解在獲人亡則

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斲古之善塗墜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

故敢使之也師古曰斲即今之仰泥也獲技拭也故謂塗者為獲人獲

音者之在後也應劭曰魯平公鍾工者以為調矣師曠曰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至

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師古曰幾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師古曰

此非其操與師古曰與雄見諸子各曰其知外馳師古曰

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曰撓世事師古曰大氏大歸也詆訾

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異辭以

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託麟止不

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師古曰頗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

撰曰為十三卷師古曰撰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

目師古曰雄序著篇之意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鄭氏曰童蒙無所知也師古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

六合耀八紘師古曰燭照也六合謂天地四泰山之高不嘒嘒則不能浮滄

雲而散歛師古曰嘒嘒高貌也浮滄盛也論雲氣說歛蒸氣上是曰必犧氏之

作易也師古曰必音伏縣絡天地經曰八卦文王附六爻師古曰因孔子錯其

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

不溫純深潤則不足曰揚鴻烈而章緝熙師古曰造化鴻大也蓋胥靡為

宰李奇曰造化之神宰割萬物也張晏曰音寂寞為尸李奇曰道化大味必淡大音

必希師古曰淡謂無味大語叫叫大道低回師古曰叫叫遠聲是曰聲之眇

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師古曰眇讀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師古曰棍亦同

也音胡本反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師古曰衍今夫弦者高張急徽

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師古曰徽琴徽也所以表發撫抑之處追趨逐者

試為之施咸池掄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師古曰掄引也和應

反是故鍾期死百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眾鼓師古曰解在獲人亡則

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斲古之善塗墜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

故敢使之也師古曰墜即今之仰泥也獲技拭也故謂塗者為獲人獲音乃高反又音迺回反今書本獲字有作郭者流俗改之墜音許既反師曠之調鍾埃知

音者之在後也應劭曰音平公鍾工者以為為調矣師曠曰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至孔

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師古曰幾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師古曰

曰老子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非其操與師古曰與雄見諸子各曰其知外馳師古曰

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曰撓世事師古曰大氏大歸也詆訾

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異辭以攪亂時政也訾音紫迂音于撓音火高反其字從于也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眾使

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託麟止不

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師古曰頗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

撰曰為十三卷師古曰撰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

目師古曰雄序著篇之意

天降生民控侗顓蒙鄭氏曰童蒙無所知也師古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

諸理師古曰訓告也 譔學行第一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師古曰周周公旦也迄至也孔子也言自終後誕章乖周公以降至於孔子設教垂法皆帝王之道

離諸子圖微師古曰言其後澆末虛誕益章乖於七十弟子所謀微妙之言 譔五早子第二

事有本真陳施於億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 動不克威李奇曰不能皆善也 本諸身譔修身第

三

芒芒天道在昔聖考李奇曰聖人能成天道 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蘇

曰罔誣也言不可作姦誣於聖道 譔問道第四

神心宵悅經緯萬方師古曰宵讀與勿同 事繫諸道德仁誼禮譔問神第五

明哲煌煌旁燭亡疆師古曰煌煌盛貌也燭照也無疆猶無極也 遜于不虞曰保天命李奇曰當行遜順備不虞

譔問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師古曰假至也 幽弘橫廣絕于邇言李奇曰邇近世人之言也 譔

寡見第七

聖人恩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羣倫經諸范師古曰經常也范法也 譔五百鄧展曰五百歲

聖人一出 第八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鄧展曰鼓亦動也 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

師古曰哲知也 譔先知第九

仲尼曰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師古曰言志業不同也參音初林反 壹槩諸聖

師古曰以聖人上八道槩平槩音工代反 譔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

品藻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 譔淵騫第十一

君子純終領聞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純善也領令也 蠢迪檢押師古曰蠢動也迪道也 勿開聖則譔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驩心師古曰寧安也

言大孝之在於尊嚴祖考安其神靈所以得然者以得四方之外驩心 譔孝至第十三

李三絕不非其仕者
此曉云觀此可知方
言非子重作

贊曰雄之自序云爾師古曰自法言目之前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
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呂為門下史薦雄待詔
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
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閒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
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
甚眾雄復不侯呂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執利迺如是師古曰實
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呂為經莫大於易故作
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
虞箴作州箴晉灼曰九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
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師古曰放用心於內不求於
外於時人皆習之師古曰習與唯劉歆及范滂敬焉師古曰遠而相譚曰
為絕倫師古曰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呂符命自立即位

之後欲絕其原呂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禁復獻之師古曰蔡亦份莽
誅豐父子投蔡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師古曰不時雄校書天祿
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師古曰幾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師古曰與問請問其故師
音鉅依反曰使人密問之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師古曰古雄不知情師古曰不知獻有詔
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師古曰以雄解
今流俗本云惟寂寞自投於雄呂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者酒師古曰者
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
服虔曰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
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師古曰言吾恐後人用覆醬餽也師
曰說音部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
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相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

此曉云觀此可知方
言非子重作
李三絕不非其仕者

此瞻云安漢師云
王韓文公用馬溫
世曾王諸公之論出
而諱之言果驗矣
按推重始於張平
子

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師古曰顧念也凡人賤近而
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
之言兩篇師古曰謂道德經也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且為過於五
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
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詭違也聖人謂周公孔子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則必度越諸子矣師古曰度也諸儒或譏且為雄非聖人而作經
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師古曰絕謂無流嗣也自雄之沒至
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李云以序為論瑕瑜不相覆也妙贊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西川七國
氏書

漢書八十七下

揚雄傳長楊賦有二充鋌癡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臣似按字

書無究字今俗且為究州字本作沈此充鋌合作銳鋌許慎說文
銳字注云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與
鋌字相次又案今文尚書云一人冕執銳孔安國傳云銳矛屬也
疑孔安國之時舊是銳字後傳寫作銳耳說文銳芒也亦與矛不
類矣漢書相承疑誤書為究字如淳注釋乃云究括也顏師古又
依孟康所說為箭括即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鋌小矛同可
且傷夷人乎此究字故合作銳

儒林傳第五十八

漢書八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之儒者博學虛六藝之文

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

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

聖所已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

師古曰陵夷言漸積替

曰聖德遭季

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自傷有德而無位故云已矣

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

師古曰言文王已没矣文王之事豈不

在此乎蓋自謂也亦見論語

於是應聘諸侯已答禮行誼

師古曰答禮謂有問禮者則為應答而申明之

西入周南

至楚畏匡厄陳

師古曰匡邑名即陳留匡城縣孔子貌類陽貨陽貨嘗有怨於匡匡人見孔子以為陽貨也故圍而欲害之後得免耳厄陳謂在陳絕糧也

奸

七十餘君

師古曰奸音干

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師古曰美舜樂之善也

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師古曰自衛反魯謂哀十一年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

究觀古今之篇

籍廼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師古曰言堯所行皆法天

巍巍乎

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師古曰魏巍者高貌煥明也又云周監於二世郁郁

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言周追視夏殷之制而損益之故禮文大備也郁郁文章盛貌自此以上孔子之言皆見論語於是敘書則

斷堯典師古曰謂尚書也起自堯典也稱樂則法韶舞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詘樂也

孔子歎其盡善盡美故欲用之論詩則首周南師古曰以關雎為始也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

行事繩之曰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師古曰繩謂治正之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

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師古曰編所以聯次簡也言愛玩之甚故編簡之皆

因近聖之事曰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孔子自謙言我但述者耳下學上達謂下學人事上達天命也行不違天故

唯天知我也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者七十七人也稱七十者但言其成數也大

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師古曰子張姓

顛孫澹臺子羽居楚師古曰子羽姓澹臺各滅明澹音徒耳反子夏居西河師古曰子夏姓端木各賜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

倫為王者師師古曰子方以下皆魏人也滑音于拔反釐音離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

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

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曰學顯於當世鄧展曰威宣齊二王及至

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師古曰燔焚也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郡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相傳以

為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收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

郎前後七百人廼密令冬種瓜於驪山坑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廼命就

視之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上皆歷終廼無聲此則閑儒之地亦不謬矣燔音扶元反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

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而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

師古曰孔光傳云鮒為陳涉博士死陳涉起匹夫毆適成曰立號師古曰毆與擊同適讀曰適不

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

何也曰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

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

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

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師古曰

曰喟然歎息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希盧縮韓信然亦未皇庠序之

事也師古曰皇暇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師古曰皇

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

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謂備員而已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

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名

此培音陪燕則韓太傅師古曰名嬰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

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

之言延文學儒者巨百數而公孫弘曰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

學士靡然鄉風矣師古曰鄉讀曰鄉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廼請曰丞相御

史言師古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巨禮風之巨樂師古曰風化也婚姻者居

室之大倫也師古曰倫理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咸登諸朝師古曰詳悉也方道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曰

為天下先師古曰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巨厲

賢材焉師古曰厲勸勉之也一日砥厲也自此以上弘所引詔文謹與太常減博士平等議師古曰減孔威也曰聞

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師古曰教效也言可効道統也其勸善也

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

繇內及外師古曰繇音由由從也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

禮崇化厲賢巨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師古曰風化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

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師古曰復音方日反太

常擇民年十八巨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

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師古曰悖非也音布內反所聞令相長丞上屬

所二千石師古曰聞謂聞其部屬有此人也令縣令相候相長縣丞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常

與計偕師古曰隨上計吏俱至京師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

此禮云史記所引下有一者字自當屬上出入不悖為句也

史記卷八十四

巨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巨為郎中太常籍奏師古曰為郎中太常籍奏各籍而奏即有

秀才異等輒巨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

請諸能稱者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相稱其任者奏請補用之也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師古曰謂班行也

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言詔辭雅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巨明布諭下巨治禮掌故

巨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習禮義而為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之人請選擇其秩

比二百石巨上及吏百石通一藝巨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師古曰左右內史大行卒史皆各二人

右內史後為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為大鴻臚也比百石巨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師古曰內地太守卒史皆各二人

亦曹史今縣令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云備員者示以升擢之非籍其實用也請著功令師古曰此條請以著於功令它如律令師古曰此外並如舊律令制曰可自此巨來公卿大夫士

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師古曰彬彬文章貌音斌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

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師古曰謂其備員也復音方白反

數年巨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

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

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

子勿巨為員師古曰常員之外更開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

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

師古曰商瞿姓也瞿音衢巨授魯橋庇子庸師古曰姓橋名庇字子庸它皆類此庇音必寐反子庸授江東馯臂子

弓師古曰馯姓也音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

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

興田何巨齊田徒杜陵號杜田生師古曰高祖用妻敬之言徒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徒也初徒時未為杜陵蓋史家本

其地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

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而四人皆著易傳也子中王同字也中讀曰仲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

為太中大夫齊卽墨成至城陽相師古曰姓卽墨名成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師古曰莒人對衡名胡也臨淄主父偃皆曰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寬字子襄梁人一王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師古曰告今罷去寬東歸何謂門人

曰易曰東矣師古曰言丁寬行其法術以去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

舉大誼而已師古曰故謂經之旨趣也它皆類此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師古曰碭

者梁郡之縣也音唐又音宕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師古曰繇

與由同後類此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

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師古曰卒終也與孟喜梁丘賀並為門人

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為少府事多廼遣子臨分將門

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廼授臨等於是

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為重非即從師學者其早也賀不能及詔拜讎為博

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也讎

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

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

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

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師古曰時人以卿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春秋

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曰禮經多

春秋煩雜廼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

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諸儒曰此耀之師古曰用為光榮也

此釋云厚齋云宋景公引蕭詠善義按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美之良佐漢有比莫如為常山太守則此莫如姓也非毛應作也字音徒本反

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猶言分別也證明明其偽也曰田生絕於施讎

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

文曰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荻茲也師古曰易明夷卦象曰內

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而六五又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為說耳荻茲言其根荻方滋茂也

荻音該又音皆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師古曰心不服云受孟喜喜

為名之師古曰名之者承取其名云實長也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仍師古曰仍亦名也仍音刃曰

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師古曰曲臺殿名署者主供其事也病免為丞相掾

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

沛翟牧子兄師古曰兄讀曰況皆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已能心計為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

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為課史法者或書字誤耳不當為京房房出為齊

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

時為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人說教侍中師古曰為諸侍

中說經為教授已召賀賀入說上善之師古曰說於天子之前已賀為郎會八月飲耐行祠

孝昭廟師古曰行謂天子出先歐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中師古曰挺引也劍自然引拔出也墜古地字刃

鄉乘輿車師古曰鄉讀曰鄉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

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師古曰霍光傳云任宣霍氏之婿此云外孫誤也

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師古曰郎皆卓衣故章玄服以廟也

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

明而入自此始也賀已筮有應絲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至

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為黃門

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孰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

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迺使其子

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御史大夫

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師古曰姓士孫名張字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為博士至楊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贛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曰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

校書考易說曰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畧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讀曰儻託之孟氏不相與同

房曰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股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師古曰乘姓也音食證反皆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師古曰費音扶味反治易為郎至單父令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長於卦筮亡章句徒曰彖象系辭十篇又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

中能傳之師古曰中讀曰仲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永康曰明易為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曰為惑眾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研云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

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不可曉也使其意屬讀而巳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

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曰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曰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此書三使生既以教張則意大夫所不知者惟三其弟子固不明之者今文難通非以女子傳之故失之也

伏生孫不能明定
歐陽氏世其學

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曰治尚書微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
賈嘉頗能言尚書云師古曰嘉老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
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曰尚書為
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廼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
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師古曰名
高孫地餘長賓曰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
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
受汝九卿儒者子孫曰廉潔者可曰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
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為王
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

平當以老書學父
子之宰相

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
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
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為
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眾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曰傳族子始昌始昌
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師古曰簡音義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
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
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令
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後為太子少傅而孔霸曰太中大夫授太子
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為石顯等所
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廼擢堪為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

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為博士霸呂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
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為
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
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炅欽幼卿為文學師古曰依孔子
目弟子顏回以下為四科也炅音桂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為
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眾
尤盛章為王莽所誅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師古曰拊音膚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

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

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為魯廋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

法至百萬言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為城陽內史倉巨謁者論

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為都尉自有傳寬中有儁材巨博

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

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儁顯有

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諡昔周公薨成王葬巨變禮而當

天心師古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迺雷雨以風木盡偃大木斯拔國大恐王迺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事見尚書大傳而與古文尚書不同公叔文子

卒衛侯加巨美諡著為後法師古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也文子卒其子諱諡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

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檀弓近事大司空

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册厚賜贊命之臣靡不

激揚師古曰贊佐也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師古曰論語云文學

子游子夏商子夏名偃于游名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師古曰嚴與嚴同眇讀曰妙人則鄉

唐虞之閔道王法納乎聖聽師古曰鄉讀曰鄉閔大也出則參冢宰之重

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師古曰退食自公召南羔羊詩之辭言退所食之祿而從至公之道也

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師古曰司徒掌

禮教之官言寬中學行堪為之也師古曰卒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讀曰粹臣愚曰為宜

加其葬禮賜之令諡師古曰諡呂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

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

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

至大官知名者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曰今文字讀之因呂起其家逸書得十

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

都尉朝服虔曰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

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

少子師古曰少子呂明毅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號徐

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暉子真子真授河南

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暉等皆貴顯世所傳

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曰為數十又采左氏傳

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

者霸曰能為百兩微曰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以霸私增加分拆故與中書霸

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

存之師古曰存後樊並謀反廼黜其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

魯申公曰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

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師古曰郢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

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師古曰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師古曰

係而作役解具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師古曰

人申公獨曰詩經為訓故曰教亡傳師古曰口說其指疑者則闕弗傳

此勝云起其家似
初別起家法日馬
貞云起者初起者
以出也財者屬下
書法

李三班氏之張霸分
析廿九篇耳今書法
大全而載諸儒之說
并

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
臧迺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
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曰朝諸侯不能就其事師古曰就成也迺言師申
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曰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
乘輶傳從師古曰傳音張總反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
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師古曰顧念也力行為勉力為行也是時上方好文
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曰為太中大夫舍魯邸師古曰舍止息也議
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師古曰喜音許說反說讀曰悅得綰臧之過
曰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師古曰讓責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
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
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
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李奇曰姓闕門名慶忌其治

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曰
百數申公卒曰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
許生免中徐公蘇林曰免中縣名也李奇曰邑名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
大江公及許生晉灼曰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曰
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曰詩授哀帝至大
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
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曰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
吉郎中令龔遂曰數諫滅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
何曰亡諫書式對曰臣曰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
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
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曰三百五篇諫是曰亡諫書使者曰聞

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李奇曰長安名先事式後東平

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

自潤色之師古曰言所聞師說且盡於此若嫌簡畧正更潤色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

詣博士掘衣師古曰掘衣謂以手內舉之令試誦說有法疑

者丘蓋不言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為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論語載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欲遵此意故效孔子自稱丘耳也

蓋者發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

博士師古曰下除官之書也下音明嫁反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

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

之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師古曰為魯詩者所宗師也至江公著孝經說心

嫉式謂歌吹諸生曰如淳曰其學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相樂也歌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容欲去歌之文類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類曰庸用也主人禮未

畢且無師古曰庸用也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巨言之師古曰於經何

所有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發言狗者輕賤之也今流俗書本云何曲狗妄改之也式恥

之陽醉邊墜師古曰邊失據而倒也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師古曰讓責也

諸生彊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

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

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呂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

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

德亦事王式曰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

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曰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日

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

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

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師古曰此非受命更何為黃生日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

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

必貫於足師古曰語見太公六韜也何者上下之分也師古曰分音快開反今桀紂雖失道然君

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臣過曰尊天子反

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師古曰謂必如黃生之言是高皇帝

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毒殺人幸得無食言湯武為殺是背經義故以為喻也遂罷竇

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師古曰家人言僮隸之屬太后怒曰安得

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也廼使固入圜擊箠上知太后怒而固

直言無辜廼假固利兵師古曰假給與也利兵兵刃之利者下固刺箠正中其心箠應手

而倒太后默然亡呂復舉後上曰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

帝初即位復曰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

餘矣公孫弘亦徵次目而事固師古曰言深懼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曰言

無曲學曰阿世諸齊曰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

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

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臣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

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旂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

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

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邠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

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

之師古曰責音肥燕趙聞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曰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

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

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師古曰悍勇貌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

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曰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

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為昌邑中尉自有傳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眾尤盛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教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一郎為此頌貌威儀事有徐

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下皆類此孝文時徐生曰頌為禮官大

夫傳子至孫延襄師古曰延及襄二人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

善也襄亦曰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栢

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名滿意也與桓生及單次凡二人單音善而瑕丘蕭奮曰禮至

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曰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

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授沛聞人通漢子方如淳曰聞人姓也名通漢字子方

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

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曰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

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曰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

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旂卿為博士

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榮之字也仁

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

氏之學

此詩云此所傳戴氏禮皆係儀禮十七卷也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
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
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
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師古曰遂謂各位成達者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
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為符
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
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
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師古曰顯與專同專門言各自名家由是公羊春秋有顏
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巨高第人為左馮翊
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巨不修小
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以自勉強彭祖

事半正程實愧
斯言

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
祖竟曰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為元帝少府師古曰中讀為仲家世傳業中
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為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眾尤盛雲
坐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師古曰逢見賊而拜也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為學精力官至齊郡
太守丞後為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師古曰泠音零淄川任公公

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
眭孟至御史大夫疎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

筦路師古曰筦亦管字也路為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師古曰姓堂谿也惠授泰山

冥都師古曰冥音莫零反都為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

之學路授孫寶為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為郡守
九卿徒眾尤盛官至大司徒自有傳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

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喞於口師古曰喞屬音之

欲反响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

其議卒用董生師古曰比次也輯合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

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

師古曰浸漸也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

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師古曰孟等窮屈也故好學者頗復受穀

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皆從廣受千秋

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曰問丞

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

子本魯學公羊氏廼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

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

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廼曰千秋為郎中

戶將師古曰戶將官名解在楊暉蓋寬饒傳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

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曰故諫大夫通達待

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廼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少

府之屬官也本名居室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

明習廼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

同異各已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師古曰輓

音晚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

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使者謂當時

詔遣監議者也內外引入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廣而使者因並內王亥也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已經誼

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師古曰周慶丁姓二人也姓至中

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

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曰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師古曰琅邪之縣也其音基曰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曰外屬內卿如淳曰卿成太后親也內卿光祿勳治宮中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二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曰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曰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詔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為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師古曰蕩陰河內之縣也蕩音湯授清河張禹長子如淳曰莽成帝師張禹也禹與

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曰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師古曰禹先授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曰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曰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師古曰寔漸也蕃多也滋也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師古曰言為經學者則受爵祿而獲其利所以益勸初書唯

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

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曰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如淳曰雖有虛妄之說是當在其中故兼而存之

西漢二百餘年能通五經者董仲舒夏侯氏昌緒大毛萇暨舍此外則河間獻王舉六藝對白放父子揚雄治經為法洽而已

儒林傳第五十八

西漢書卷八十八

漢書八十八

循吏傳第五十九

師古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

漢書八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

巨寬厚清靜為天下師師古曰師尊也民作畫一之歌師古曰謂歌曰蕭何為法誦者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孝

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

之屬皆謹身帥先居曰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

四夷內改法度師古曰攬御也民用彫敝姦軌不禁師古曰不可禁時少能巨化治稱

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

於世務明習文法巨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

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

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師古曰鄉讀曰

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師古曰鄉讀曰

此篇云紀吏治行在亦君相識其本矣

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

繇穴陋而登至尊師古曰穴古側字穴陋言非正統而繇與由同穴下類此興于問問師古曰問里門也

里巷而即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

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

繇退而考察所行已質其言師古曰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已然

常稱曰庶民所臣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

師古曰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冤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良為太守吏

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

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已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

公卿缺則選諸所表已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也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

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

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師古曰抵至也音丁禮反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

等師古曰召讀曰邵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

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曰廩廩言有風采也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已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

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師古曰辟讀曰僻文翁欲誘進之乃

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師古曰飭與救同遣詣

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已

遺博士如淳曰金馬書刀今賜計吏是也作馬形於刀也舊時蜀郡工官作金馬書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柄布刀謂婦人割裂財布刀也師

古曰少府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刀凡蜀刀有環也布蜀布細密環也數歲蜀生

皆成就還歸文翁已為右職師古曰郡中高職也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

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招下縣子弟已為學官弟子

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坐音財臥反每出行

此等假使支節未久親獎勸之手更非久任無責成切也

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師古曰益多也飭使傳教令出入

閨閣師古曰閨閣內中小門也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

出錢百求之繇是大化師古曰繇讀曰由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

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

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師古

曰文翁學堂于今猶在益州城內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

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已化天下今膠

東相成勞來不怠師古曰謂勸勉招懷百姓也治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

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已政

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已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

來附業也占音之贍反治有異等之效師古曰異於常等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

虛名云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工雅反已蒙禁役使徙雲陵師古曰身為豪桀而

侍郎謁者孟康曰賞官主賞賜之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因入錢而見賞以官坐同產有罪劾免師古曰同產謂兄弟也後復

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仕用它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九異者也馮翊

已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師古曰輕其為人也右職高職也使領郡錢穀計師古曰計謂簿

書正已廉稱師古曰言無所侵隱故簿書皆正不虛謬也察補河東均輸長師古曰以廉見察而遷補復察廉

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師古曰內敏言心思捷疾也又習文法然溫良有

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

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

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已刑罰痛繩羣下

繇是俗吏上嚴酷已為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

此語云霸天材自當使

人出為良吏受尚書

此語云霸天材自當使人出為良吏受尚書未必不自不署右職激

此語云霸天材自當使人出為良吏受尚書未必不自不署右職激

宋神曰庭當作廷
下同

為相基此矣

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曰為廷尉正數決

疑獄庭中稱平師古曰此廷中謂廷尉之中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師古曰大議總會議也此

廷中謂朝廷之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

下廷尉師古曰勝及霸俱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隲冬師古曰隲與隲同

積三歲廼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

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

御史其曰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

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曰章有德時上

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師古曰不令百姓皆知也太守霸為選擇良吏

分部宣布詔令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曰

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曰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

曰郵行書全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

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然霸精力能推

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問它陰伏曰相參考嘗欲有所

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師古曰屬屬也屬音之欲反吏出不敢舍郵

亭師古曰舍止也食於道旁烏攫其肉師古曰攫搏持之也攫音攫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

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

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曰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釐不敢有所隱

繆寡孤獨有死無曰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師古曰區處謂分別而處置也音昌汝反

某所大木可曰為棺某亭猪子可曰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

如此師古曰識記也音式二反吏民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

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師古曰力猶勸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務在成

就全安長吏師古曰不為也代及損傷也許丞老病聾如淳曰許縣丞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

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

李孟小聰小明以此為才其害多矣

若能戒得是真廉

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

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并匿簿書以盜官物也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

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盜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曰外

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

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巨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孟康曰關西人謂補

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

天子巨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

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下亦同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巨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

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

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已解於上其賜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

巨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

代邴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

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

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鵲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鵲音芬字或作鴝此通用耳鴝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著也武賁者

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

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

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舉而不知

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

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

巨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

奏師古曰圖謀也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巨興化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皇天報

此等云為相而復此與
仕致瑞自于不六偏乎
君耶此非若郡守遠
且早無所嫌也故教之
入即使侍中非為計吏
不為相地身由朝廷
知者者以此褒賞乃
形慶試志愚而不學
哉

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
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
張湯懷詐阿意臣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
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
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
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師古曰務相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為淳以水澆之則味離薄樸大質也割之散也並行偽貌有名臣具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師古曰解讀曰解假令京師先行
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臣偽先天下固
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漢家承
敝通變造起律令所已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
明飭長吏守丞師古曰勸讀與勸同次下類此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
吏務得其人郡事皆已義法令檢式師古曰檢局也音居檢反毋得擅為條教敢挾

此據云霸為相功名固
後在治郡時宜三年所
其見待不以此而魏遠矣
明察之主既久於任事
無不習習欲自攬威權
大臣又皆後出若進之
後之臣已以此難哉 舉太
尉非越職也丞相事主
不統也此宜乎失言但
高非其人亦稍受責而人
不之恨也

詐偽已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求也音干臣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
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已外屬
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
矣丞相兼之所已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師古曰左右如若也
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
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言欲拜將相事自在朕也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
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具知其材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
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得免罪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
民吏已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二年薨諡曰定侯霸死後樂陵
侯高竟為大司馬師古曰史著此者亦言霸奏高為太尉適事宜也霸子思侯賞嗣為關都尉薨
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迺絕子孫為吏二
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徼師古曰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與善相人者共載

出師古曰同乘車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

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取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徙

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邑愛利

為行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

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邑治行

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邑私天

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

廣延茂士師古曰茂善也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

師古曰直讀曰值師古曰直匈臆約結固亡奇也師古曰約屈也雖有亦安所施師古曰言在遠郡無足展效也足下

曰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師古曰司農上百穀故云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梁

肉師古曰穰歲豐也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蘇林

曰魏無知也草莽曰無知字也師古曰倩士之美稱故云魏倩何也而韋氏便以為無知之字非也譬猶謂汲黯為汲直黯豈字直乎且次下句云賴蕭公而後信亦非何之字也韓信

雖奇賴蕭公而後信師古曰信謂為君上所信任也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

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是下而進矣師古曰言能自達也邑感

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邑共

九族鄉黨師古曰共讀曰供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

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東脩之餽師古曰餽與饋同可

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師古曰離亦遭其賜邑子黃金百斤邑奉

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

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蒸嘗之祭及死其子葬

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家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邑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

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

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也師古曰蹇蹇不阿順之意也易蹇卦曰王臣蹇蹇面刺王

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古愧字媿辱也及國中皆畏憚焉師古曰

曰王及國王嘗久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

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

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師古曰開讀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召為無

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儼於桀

紂也師古曰得召為堯舜也王說其諂嘗與寢處師古曰說唯得所

言召至於是師古曰唯用得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

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

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廼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

數日王皆去遂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曰問遂遂曰為有大

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

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

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師古曰謂日與近臣飲食作樂

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為諄道師古曰諄乖古制寬大臣

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

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召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

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召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

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竝起師古曰左右謂二千石

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召為渤海太守時

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

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召息其盜賊召稱朕意遂對曰海

瀕遐遠不霑聖化師古曰瀕涯也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

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師古曰赤子猶言初生幼今欲使臣勝

對奉世口盜賊與劫賊
相隨史云為三年級前
云盜賊之皆盜匪云劫
賊者其兵未乃搭云劫
賊于其志平矣何云劫
前未嘗言皆盜賊劫匪
瘦字乃非遂切矣但此
字讀之文意自通

之邪將安之也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也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上聞遂對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答曰選

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

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言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師古曰傳音張戀反郡聞新太守至發

兵已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

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師古曰鉤鉏也持兵者迺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

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言為盜賊久心亦罷厭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

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

遂迺開倉廩假貧民師古曰假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

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已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

本籩五十本葱一畦韭師古曰每一口即如此種也家二母彘五雞師古曰每一家則如此養之也民有

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

不趨田畝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凌父勞來循行郡中皆

有畜積師古曰凌凌也父雞頭也勞來勸勉也畜讀皆曰蓄又音險勞音虛到反來音虛代反吏民皆富貴獄訟止息數年

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已為王生素者酒亡節度不

可使師古曰考音讀曰嗜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師古曰日日恒飲酒也

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

問其故師古曰還回也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言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

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曰治

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師古曰說讀曰悅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

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曰遂年老不

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已褒顯遂云水衡典

上林禁苑共張宮館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知亮反下亦同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

之曰官壽卒師古曰以壽終而卒於官也

李之教世之哀此
此勝云說其有讓者宜
帝之器淺也然屬精圖
治之臣二千石共致於政
平世理元成以下法之手
是雖稱皆也之之極宜
此式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師古曰召讀曰劬召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

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

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

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

師古曰言休息之時皆在野次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開通溝瀆起水門

提闕凡數十處師古曰闕所以壅水音一易反已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

其利畜積有餘師古曰畜讀曰蓄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師古曰言用之有次第也刻石立於

田畔臣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

好游敖不已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已視奸惡師古曰視讀曰

示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

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

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稅

此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

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

者勿復繕治其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

減過泰半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已屋廡師古曰廡周室也如音人庶反廡音舞晝夜

難蘊火待溫氣乃生師古曰難古然字蘊火蓄也火蘊音於云反信臣已為此皆不時之物有

傷於人不宜已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師古

日素所費者今皆省也信臣年老已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

者師古曰百辟百官蜀郡已文翁九江已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

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酷吏傳第六十

漢書九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孔子曰導之曰政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導之曰德齊之曰禮有

恥且格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至也謂御以政刑則人思苟免不恥於惡化以德禮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

呂有德下德不失德是呂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

自然是以爲德下德務於修建更以喪之法令繁則巧詐益起故多盜賊也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

清濁之原也師古曰言爲治之體亦須法令而法令非治之本昔天下之罔嘗密矣師古曰謂秦時然不軌

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君民避於吏至乎喪敗不可振救也當是之時

吏治若救火揚沸師古曰言迫急也本救不除則其不難正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媮快

乎師古曰惡讀曰烏鳥於何也媮苟且也言道德者溺於職矣師古曰溺謂沈滯而不舉也故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使我聽獄訟猶凡人耳然而立政施德則能使其絕於爭訟下士聞道大笑

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大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斲珪而爲樸孟道玄深非其所及故致笑也

孫曰文記酷吏傳
極得意其文往復
變化五堅增損之
書其其妙

曰觚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抑牙號為罔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其疏也而吏治蒸

蒸不至於姦師古曰蒸蒸純言之貌也黎民艾安師古曰黎黎衆也艾讀曰又又治也由是觀之在彼不在

此師古曰言不在於嚴酷也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師古曰轢謂踐也音來的反

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師古曰誅除也孝景時鼂錯曰刻深頗用術輔其

資師古曰資資材也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被戮師古曰卒終也其後有郅都甯成

之倫師古曰郅音之日反

郅都河東太陽人也曰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

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師古曰賈姬即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者野彘入廁上

目都師古曰動目以使之也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

一姬進天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

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

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應劭曰閻音馬閻眼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

此略云僅誅首惡法
之正也史記誅字作族
威此只所以為酷身奉
文皆惡乃於一郡之首
是排止一家

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閻氏首惡餘皆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至於股脚戰栗也居歲

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都為人勇有氣

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

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

居也師古曰居息做讀與姑同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良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

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師古曰言其鷲擊之甚臨江

王徵詣中尉府對簿師古曰簿文書也立目步戶反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師古曰簿

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師古曰簿者獄辭之而都禁市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王師古曰伺

與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曰殺竇太后聞之怒曰危法中都師古曰謂構成

其罪也中音竹師古曰不令都免歸家景帝廼使使即拜都為鷹門太守師古曰便道

之官師古曰不令得曰便宜從中爭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

都死不近鷹門匈奴至為師古曰以木為人象令騎馳射莫能

都死不近鷹門匈奴至為師古曰以木為人象令騎馳射莫能

此條云云... 后乃中... 去四字... 所同矣

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呂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

師古曰釋置也... 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

人上操下急如東溼... 南都尉而到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

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久之都

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 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人皆惴恐

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

成刑極自己為不復收... 關歸家... 師古曰輒解脫鉗而亡去也

可比人乎... 師古曰賈... 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

假貧民役使數... 師古曰賈假取... 之也賈音吐得反

千家... 師古曰假... 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

騎其使民威重於郡... 師古曰逐改趙... 由呂宗家任為郎事文帝景帝時由為

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脩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

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 師古曰撓亦屈... 所居郡必夷其豪

之為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為枝... 師古曰枝意堅... 也音章啟反

司馬安之文惡... 法傷害人也... 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

爭權相告言... 屠姓也... 勝屠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自殺而由弃市自

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 師古曰... 大抵大

趙禹... 師古曰... 扶風縣也... 呂佐史補中都官... 師古曰京師... 用廉為令史

此條云云... 官皆度外... 其屬... 並相... 子笑矣

師古曰釋置也... 師古曰輒解脫鉗而亡去也... 師古曰賈假取... 師古曰枝意堅... 師古曰京師... 師古曰... 大抵大

此曉云不復乘亦陰
罪改許獨以緩名為
本此為以相以青年
也 景帝時賊治者
王武帝時名為手或
致於民生不幸深矣

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
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然文深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呂居大府

武帝時禹呂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呂為能至中大夫與張湯
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曰法盡自此始禹為人廉裾師古曰裾亦傲

也讀與為吏呂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師古曰造音干到反報謝務
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

案求官屬陰罪師古曰不見知者無所搜求也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呂禹賊深及
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各

為平王温舒等後起治峻禹禹呂老徙為燕相數歲諄亂有罪免
歸師古曰悖惑也言其心意昏惑也詩音布內反後十餘年呂壽卒于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縱有
姊呂醫幸王太后師古曰武母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

行不可太后迺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孟康曰姁縱妙名也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補上
郡中令治敢往少温籍服虔曰敢行暴害之政師古曰少温籍言無所舍容也温音於問反籍音才夜反縣無遺事師古曰

亡也負也音必胡反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呂捕校
太后外孫脩成子中師古曰脩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名也讀曰仲上呂為能遷為河內都

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呂
勇悍從軍師古曰悍音胡旦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呂為

郡守御史大夫弘曰師古曰公孫弘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
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迺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

肆郡國出入關者李去可曰肆闕也師古曰肆音弋二反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師古曰猛

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
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爨之屬皆奔亡南陽師古曰孔氏爨氏

割彼日南陽房下
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常
故呂喻也直讀曰值一曰直當

割彼日南陽房下

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師古曰平氏杜

衍二縣名也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

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

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孟康曰壹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

與同罪縱鞠相賂者二百人以解脫死罪盡殺之師古曰鞠窮也謂窮治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

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為罪惡者今畏是時趙禹張

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呂鷹擊毛摯為治師古曰言

擊奮毛羽洗取飛鳥也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師古曰更改也民為姦京師尤甚廼呂縱為

右內史王温舒為中尉温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呂氣陵之

師古曰言温舒雖酷惡而縱又甚也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

晉灼曰取音趣直指始出矣吏之治呂斬殺縛束為務閭奉呂惡用矣師古曰閭奉以

嚴惡之故而見任用縱廉其治效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

言時政尚急刻也

師古曰已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甘泉卒讀曰粹道不治上怒曰縱呂我為不行此道乎

之師古曰樹舍也苞舍正心以為過也至冬楊可方受告緝縱呂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

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呂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上告緝沒入其財物縱捕焉可使者此為廢格

詔書沮已成之事也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格讀曰闕弃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温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已而試縣亭長

師古曰試補也數廢數為吏呂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

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豪傑而

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為吏也皆把其陰重罪師古曰把音布馬反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縱放也督察視也快其

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温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犯罪也法謂行法也即有

避回夷之亦滅宗師古曰避回謂不盡意捕擊也回音胡內反呂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

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

豪姦之家及往呂九月至今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

此錄云捕呂為姦者
師古曰已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幸甘泉卒讀曰粹

此錄云此張子為姦子
元尹子心兩相此可施
一郡皆起耳目日
高天下士勇乃能
此例妻柱原涉使劫
何所施其技哉

安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也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

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師古曰以臧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今出倍臧或收入

官或還其主也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

流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曰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其頗不

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

吾事矣師古曰立其後不復行刑故云云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曰為能

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

也取吏好猜疑作既害者任用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揚贛成信等師古曰此皆猜疑者義縱為內

史憚之未敢恣治師古曰言温舒憚縱不得恣其酷暴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

齊為中尉坐法抵罪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宅悒悒不辯師古

曰言為餘官則心意蔽職事不舉悒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

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鉅購告言姦師古曰鉅所以受投書也音項解在趙廣漢傳也置

伯落長官收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也置伯及姦邑落之長以收捕司察姦人也温舒多諂善事有執者

即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

師古曰謂不居權要之職者舞文巧請下戶之猾曰動大豪師古曰弄法為巧而治下戶之狡猾者用諷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

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請謂奏請其口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師古曰大氏大歸也靡碎也氏音丁禮反

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師古曰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情於是中尉

部中中猾曰下皆伏有執者為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曰權貴

富師古曰為權貴之所不所擁温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師古曰不當天子意也中音竹仲反坐

曰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入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

數萬人作師古曰復校脫漏未為卒者也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為少府徙右內史治如

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軍

發孟康曰發兵伐大宛詔徵家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負騎

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師古曰負騎騎之有正負也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

此瞻云史家以
叙為斷也

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

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温舒與弟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也温舒死家索千金師古曰索古累字

尹齊東郡在平人也師古曰在音仕疑反吕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

稱吕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

上吕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彊少文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為也豪

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師古曰惡吏不肯為用獨善吏在故不能治事也吕故事多廢抵罪

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吕千夫為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師古曰所謂武功賞官以寵戰上河南

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吕敢擊行師古曰果

行其稍遷至主爵都尉上吕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

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師古曰代謂於時也吕書救責之曰將

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師古曰騫與牽

同騫拔取之烏足吕驕人哉師古曰烏於何也前破番禺捕降者吕為虞擗死人吕

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吕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尉佗玄孫也吕嘉其相也將

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吕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師古曰以僕不窮追之故今建德得以東越為援也

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

傳行塞師古曰傳張總反行音下更反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

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印綬也失期內顧吕道惡為解師古曰內顧言思妻妾也解謂

自解說也若今言分疏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

百孟康曰僕嘗為將請官蜀刀詔問賈答言比率數百也師古曰賈讀曰價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

過也師古曰干犯也受詔不至蘭池宮如淳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頓而不去蘭池宮在渭城明日又不對假

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吕在外江海

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吕掩過不僕惶恐對曰

此瞻云此自有當存亦
越傳中難此非史家
法也

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
為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為庶人病死

咸宜楊人也師古曰咸音減省之減楊河東之邑呂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

河東師古曰將軍衛青充使而於河東買馬也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廢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

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呂微文深詆殺者甚眾師古曰詆誣也稱

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師古曰幾音鉅依反王溫舒

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師古曰米鹽細雜也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

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呂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

切為小治辯然獨宣呂小至大能自行之難呂為經師古曰經常也不可為常法也中

廢為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卒師古曰中

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

曰郢扶風縣也音媚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師古曰中音竹附反宣下吏

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師古曰滋亦益也南

陽有梅免百政師古曰梅百皆姓也楚有段中杜少師古曰中讀曰仲齊有徐勃燕趙之間

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

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

督之師古曰山為使者督察也猶弗能禁師古曰禁音居禽反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

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呂興擊師古曰以軍典之法而討擊也斬首大

部或至萬餘級及呂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

廼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

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滅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定曰羣盜起不發覺

發覺而弗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以人數為率也二千石呂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

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孟康曰縣

此條云都尉尉史記
作輔百官表有左右
都尉尉尉屬中尉
當以此記

有盜賊府亦并坐使縣不言之也師古曰府郡府也累音力瑞反故盜賊寔多師古曰寔漸也上下相為匿臣避文法焉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師古曰京兆鄭縣即今之華州臣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

都尉臣殺伐為治郡國盜賊竝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歲餘故城

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

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雷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

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師古曰陳雷圍縣圍使小史

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廢齋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

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轅陽侯師古曰轅音遠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

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

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曰廣明連禽大姦徵入

此條云抽親不實封也
陰表云三抽存者准
陽明信侯以此至異
呂以捕石者始越至子
野起封必不孤身
堂而此信遺也

師古曰言汝意欲歸不吾入貴汝謂賜之爵也

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師古曰遺音七季反

師古曰遺音七季反

為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

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

蔡義為御史大夫臣前為馮翊與議定策師古曰與讀曰豫封昌水侯歲餘

臣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

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贖服虔曰質所期也引軍空還下太僕杜

延年簿責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為淮陽守亦敢誅

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為陽陵縣延年臣材略給

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

等臣為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臣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

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

劔廷叱羣臣師古曰止於朝廷之中而叱之也若言廷爭矣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

此條云子賓以星改
惟任刑刑以入融吏
則過

呂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呂數千萬陰積

貯炭葦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者歸蒿甲葬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

累起師古曰方上謂壙中也昭帝崩故其事倉猝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

器物冀其疾用欲呂求利師古曰疾速也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奏可

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

僦師古曰一乘為一兩僦謂賃之與傾直也音子就反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

詐增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

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

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延年抵曰師古曰抵拒諱也音丁禮反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師古曰

師古曰既無實事當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師古曰既無實事當

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呂功覆過當廢昌邑王

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自謂乞

劉敞曰徵當作義

宋神宗曰劉云延年未嘗不

延年法去後世出而身名在

不親去亦堪傲直是神延

壽比身

與之也願呂愚言曰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

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悻

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意

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

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齊舍師古曰齊偏

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師古曰使

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

相府歸為郡吏呂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

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

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

屬車師古曰干犯也屬車天子後車也音之欲反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

延年何呂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

延年闕內罪人法至死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之宮門禁止不得入延年亡命

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呂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

復為掾宣帝識之張晏曰識其前拜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

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

史從軍敗西羌還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師古曰比類也涿人畢

野白等由是廢亂師古曰廢公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曰兩高氏各以自

郡吏呂下皆畏避之莫敢與悟師古曰悟逆也音悟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

大家賓客放為盜賊師古曰放縱也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師古曰浸漸也

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

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為郡將也心內懼即為兩劾

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

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師古曰索搜也即收送獄夜入晨

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師古曰在吏皆股弁師古曰股也更遣吏

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

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息也野無行盜威震旁郡

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已出之其豪桀

侵小民者呂文內之師古曰飾文而人之為罪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

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違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

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

事師古曰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

如骨肉皆親鄉之師古曰鄉出身不顧呂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

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

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師古曰

李三舞文矣

此條云此符宜希
為律法也此氏
息怒恨心非以多
為能者也

集郡府 而論殺 流血數里 河南號曰屠伯 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伯長也 令行禁止 郡中正

清是時張敞為京兆尹 素與延年善 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 聞

延年用刑刻急 迺書論之曰 昔韓盧之取菟也 上觀下獲 應劭曰

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孟康曰言良犬之取菟仰觀人主之意而獲之喻不安殺 不甚多殺 願次卿少緩誅罰 思行此術

延年報曰 河南天下喉咽 二周餘斃 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二襟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二周東西周也咽音一千反

莠甚 苗穢何可不鉏也 師古曰莠批穀所在也苗粟苗也莠音誘 自矜伐其能 終不衰止 時黃

霸在潁川 呂寬恕為治 郡中亦平 婁蒙豐年 師古曰婁古屢字 鳳皇下上賢

焉 下詔稱揚其行 加金爵之賞 延年素輕霸為人 及比郡為守 褒

賞反在已前 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頻二反 心內不服 河南界中 又有蝗蟲 府丞義出

行蝗還見延年 延年曰 此蝗豈鳳皇食邪 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

昌為常平倉利百姓 延年曰 丞相御史不知為也 當避位去 壽昌

安得權此 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為之是曠官也壽昌安得擅此以為權乎 後左馮翊缺 上欲徵延年

符已發 為其各酷復止 應劭曰符竹使符也滅在符節臺欲有所拜召治書御史符節令發符下太尉也 延年疑小府

梁丘賀毀之 心恨會琅邪太守 呂視事久 病滿三月 免延年自知

見廢 謂丞曰 此人尚能去官 我反不能去邪 師古曰與丞言云爾 又延年察獄

史廉有臧 不入身 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為廉而此人乃有臧罪然臧不入身也 延年坐選舉不實 貶秩

笑曰 後敢復有舉人者矣 師古曰言已濫被貶秩後人寧敢復舉人乎 丞義年老 頗悖 師古曰心

音布 素畏延年 恐見中傷 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 史實親厚之 無

意毀傷也 饋遺之甚厚 義愈益 恐自筮得死卦 忽忽不樂 取告至

長安 師古曰取休假 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 已拜奏 因飲藥自殺 呂明不欺

事下御史丞 按驗有此數事 呂結延年 師古曰結正其罪也 坐怨望 非謗政治

不道 弃市 初延年母從東海來 欲從延年 臘 師古曰建丑之月為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 到

雒陽 適見報囚 師古曰奏報行決也 母大驚 便止都亭 不肯入府 延年出至都

亭 謁母 母閉閣不見 延年免冠頓首 閣下良久 母乃見之 因數責

延年師古曰數音所具反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臣全安愚

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師古曰顧反也乘因也欲臣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

服罪重頓首謝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舉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也正音

之盈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我不意當老見壯子

被刑戮也師古曰言素意不自謂如此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師古曰口待其喪至也遂去歸

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師古曰稱其賢

也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姬師古曰一門之中五二千

石故總云萬石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呂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粟邑

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徒為頻陽令坐殘賊免後呂御史舉

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

俠臧匿亡命鄧展曰紅陽姓長仲字也如淳曰紅陽南陽縣也長姓仲字也師古曰姓紅陽而兄字長弟字仲今書長字或作張者非也後人所改耳一曰紅陽侯王立之

元延也

子兄弟長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

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浸

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師古曰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賕賂報仇也相與探丸為彈

喪師古曰其黨與有為吏及它人所殺者則止其喪事也城中薄暮塵起勦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

絕師古曰枹擊鼓也賞呂三輔高策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

至修治長安獄案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令辟軌軌也郭謂四周之內

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師古曰五家為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

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

記之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籍記為名籍以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

分行收捕皆劾巨為通行飲食羣盜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飢賞親閱見十置一

李三意非政事其

此疑云元延係在陽春父子臧匿姦猾三命案

案為河隸校尉李延尹阿賊則師古注不後

此藤云在符信少年
揚平此以爲戒也

師古曰其餘盡呂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呂大石數日壹發視皆

相枕藉死便輿出廬寺門相東如淳曰廬理也舊亭傳於四角而百步築土四方

曰相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相陳宋之俗言榻著其姓名師古曰榻也榻於處而書

百日後廼令死者家各目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獻欬長

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相東少年場師古曰安猶焉也死謂尸也生時諒不謹枯

骨後何葬師古曰諒信也葬字合韻音子郎反賞所置皆其魁宿師古曰魁根本也宿久舊也或故吏善家

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師古曰財與纒同皆貫其罪師古曰詭

令立功呂自贖師古曰詭讀曰嗜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

者姦惡甚於凡吏師古曰者讀曰嗜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

歸其處不敢闖長安江湖中多盜賊呂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

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呂賞爲右輔都尉遷執

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

李三可稱王不恆

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
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毋然賞四
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贊曰自郅都呂下皆呂酷烈爲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

呂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怙納之怙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

上下也其義兩通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据法守正師古曰据音據杜周從諛呂

少言爲重張湯死後罔密事叢師古曰叢謂衆也滯呂耗廢師古曰滯漸也耗亂也音莫報反九

卿奉職救過不給師古曰給供也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呂至哀平酷吏

衆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呂爲儀表師古曰謂有儀形可

表明其汙者方略教道言切禁姦師古曰汙濁也道讀曰導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

其位矣師古曰稱音尺孕反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酷吏之篇也

此條云稱芳名者係
若若任之者也本島
遷之從句

李三可稱王不恆
後漢書馬援才力不可與計

酷吏傳第六十

三川宅鳳章
氏圖印甫

漢書

